

# 閱讀女性・女性閱讀 —沈善寶《名媛詩話》的女性建構

鍾慧玲\*

## 【提要】

清代女作家沈善寶《名媛詩話》是清代最爲完整的女性詩話專著。本文援用「女性閱讀」的概念，指出著者閱讀經驗與其鮮明的性別意識以及豐富的生命經驗相呼應，進而探討其對女性的建構。首先揭示《名媛詩話》建立女性文學場域的意義，在於串聯了女性作家的譜系，並展現了女作家書寫的力量。其次分別探論其所呈現之女性共同的處境與命運、別具襟懷器識的女性圖譜，以及遵守婦德闡揚女教的女宗典範。沈善寶全面肯定女作家的作品，建構了才、識、德三者皆備的理想女性。不但建構了清代女性自己的文學體系，也呈現了女性在蛻變的里程中她們自己的面貌。

**關鍵詞：**沈善寶 《名媛詩話》 清代 女作家 女性閱讀 女性建構

---

\* 東海大學中國文學系教授

## 一、前言

清代詩風興盛，詩話之作達到顛峰，女性吟詠酬唱，亦蔚為風氣。男作家撰寫的詩話中，已有不少談論女性的詩作，如吳偉業（1609-1671）《梅村詩話》、毛奇齡（1623-1713）《西河詩話》、查為仁（1693-1749）《蓮坡詩話》、袁枚（1716-1798）《隨園詩話》、袁潔《蠡莊詩話》、郭麐（1769-1831）《靈芬館詩話》。林昌彝（1803-1876）《射鷹樓詩話》等；其中有為女作家設專卷者，如王士禎（1634-1711）《帶經堂詩話》、鄭方坤（1693-？）《全閩詩話》、陶元藻（1721-1801）《全浙詩話》、法式善（1752-1813）《梧門詩話》等，都顯示了清代不可忽視的女性吟詠現象。至於梁章鉅（1775-1849）的《閩川閩秀詩話》，雖為專論女作家的詩話，然因以地區為限，且又多紀錄家族女性，不免自我揄揚之意<sup>①</sup>；光緒年間丁芸（1859-1894）《閩川閩秀詩話續編》、《歷代閩川閩秀詩話》，乃承梁氏餘緒而作<sup>②</sup>。至於由女作家撰寫的詩話專著則寥寥可數，如熊璉《澹仙詩話》四卷，多敘名人之詩，非專論女作家<sup>③</sup>；王瓊《名媛詩話》<sup>④</sup>、楊芸（1774-1830）《金箱薈說》<sup>⑤</sup>，則皆零落散佚，難見全貌<sup>⑥</sup>。流傳至今，最為完整的女性詩話專著應屬道咸年間沈善寶（1808-1862）的《名媛詩話》一書。

① 清·劉聲木《菴楚齋隨筆續筆三筆四筆五筆·續筆》（北京：中華書局，1997）卷3「閩秀詩話」：「第三卷專言梁氏一家閩秀之詩，已失剪裁，跡近於夸誕自炫」，頁294。

② 專論女作家之詩話，據蔣寅《清詩話考》（北京：中華書局，2007重印本）著錄，尚有：道光年間王偁《名媛韻事》，頁508；孫兆淮《閩秀錄》，頁548；咸豐淮山棟華園主人《閩秀詩評初集》，頁589。

③ 沈善寶《名媛詩話》，收入《續修四庫全書》（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2），卷1，謂熊璉：「所著淡仙詩話，內載閩秀詩亦少。」頁1；劉聲木《菴楚齋隨筆續筆三筆四筆五筆·五筆》卷8「女史熊璉論詩」：「女史詩話不多見」，頁1048；又：卷1「女史沈善寶行誼撰述」，謂《澹仙詩話》四卷，「嘉慶丙寅（11）夏五月，見南山居自刊袖珍本」，頁904。據胡文楷《歷代婦女著作考》（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5）著錄，《澹仙詩話》道光25年（1845）見南山居重刊本，書中多敘當時名人之詩，婦女之詩甚少，頁700。案：熊璉字商珍，號澹仙，江蘇如皋人，著有《澹仙詩鈔》四卷《澹仙詞鈔》四卷《賦鈔》一卷《文鈔》一卷、《澹仙詩話》四卷。

④ 清·法式善《梧門詩話》（台北：廣文書局，1973）卷15載其散句。案：王瓊字碧雲，晚號愛蘭老人，江蘇丹徒人，諸生王豫（1768-1826）妹，周維延妻。著有《愛蘭軒集》、《名媛詩話》八卷。

⑤ 《金箱薈說》一名《古今閩閩詩話》，所錄詩話各注出處。1946年上海秀州書店曾有傳鈔本，見《歷代婦女著作考》，頁672。案：楊芸字蕊淵，江蘇金匱人，郎中楊芳燦女，同知秦承需妻，著有《琴清閣集》，《金箱薈說》八卷。

⑥ 清代女作家撰寫詩話據胡文楷《歷代婦女著作考》著錄尚有：王適容《浣桐閣詩話》，頁238；王適德《竹淨軒詩話》，頁239；周潤《悟香樓詩話》，頁384，皆屬「未見」書目。又蔣寅《清詩話考》著錄蘇蘭晚《名媛詩話》，頁182；劉淑《同芳榭詩話》，頁183；蔣徽《閩秀詩話》，頁183；孫采芙《宮閩叢話》，頁221，皆為「待訪書目」。

沈善寶的《名媛詩話》評述女作家作品起自明末清初至於道光咸豐年間，共十二卷又《續集》三卷，篇製龐大，蒐羅詳贍<sup>⑦</sup>。卷一至卷五，多為乾嘉以前作家；卷六之後，則多及於當代作家。收錄八百餘位女作家作品。在清代女性創作質量達到高峰時，沈善寶《名媛詩話》的撰述，適時標誌了清代女作家的吟詠盛況，又由於這本著作以女作家為主，更具有其寫作的意義。

沈善寶字湘佩，浙江錢塘人。十二歲喪父，以販詩鬻畫奉養母親，維持家計，並獨力為父母弟妹等親屬八人營葬，世人稱其賢孝<sup>⑧</sup>。沈善寶成長的過程備嘗艱辛，特別體會到社會對女性的不公，以及女性生存的艱難。二十七歲時，開始與錢塘閨秀往來酬唱，三十歲赴京<sup>⑨</sup>，次年嫁武凌雲<sup>⑩</sup>，京城生活使她有機會結識更多的才媛並參與文學活動。由於本身的成長背景，以及跨越南北的生活經歷，不但熟悉南北兩大都會的閨閣詩壇，更使她了解女性寫作的困境及作品流傳的不易，《名媛詩話》即在這樣的體察下完成。

沈善寶以「詩話」的形式展現清代女作家的文學成就，一方面是女性詩話的散佚，未有完整的專著流傳；另一方面是清代詩話的蓬勃興盛，也給予了善寶最佳的選擇。詩話的開放性使內容承載有更大的向度，其特有短章聯綴的形式，也具有相當的自由度，長可以全文照錄，短則可以擷其片言隻句，卷帙亦可以不斷的增補延長。《名媛詩話》對作家的介紹、作品的評述、本事的說明等，悉遵照傳統詩話的撰寫模式，而其詩學觀則大抵以袁枚「性靈說」為範疇<sup>⑪</sup>。此書呈現了清代女作家的風貌，也保存了女性文學珍貴的史料；然而作為一位閱讀者與評述者，沈善寶的女性的身分是否使其閱讀與評述有特別的關注或特殊的觀看角度，《名媛詩話》中所流露的女性閱讀，是否也為清代女作家建構了特殊的風貌，是本文所欲探討的重點。

西方女性主義文學批評家提出對文本進行「女性閱讀」(feminist reading)，

⑦ 是書清光緒鴻雪樓刊本，收入《續修四庫全書》（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2）第1706冊，最為完整。據胡文楷《歷代婦女著作考》著錄，有十二卷本，道光26（1846）年鴻雪樓刊本；八卷本，民國12年（1923）沈補愚據鈔本排印本，頁367。案：《名媛詩話》另有四卷本，收入杜松柏主編《清詩話訪佚初編》（台北：新文豐出版公司，1987）、蔡鎮楚主編《中國詩話珍本叢書》（北京：北京圖書館出版社，2004）。

⑧ 清·丁中、丁丙編，《國朝杭郡詩三輯》（清光緒19年刊本）卷95「沈善寶」：「因以潤筆所入，奉母課弟，且葬本支三世及族屬數椁，遠近皆稱其孝且賢。」頁32。

⑨ 參見鍾慧玲〈清代女作家沈善寶年譜初篇〉，《東海中文學報》第19期，頁195-238，2007年7月。

⑩ 沈善寶《鴻雪樓初集》（清刊本）卷11〈哭次子友悳并敘〉：「友悳小字延年，七齡失恃，次年余來歸」，又云：「兒生於道光辛卯（11年）二月十八日」，頁6。則道光17年友悳喪母，18年沈善寶嫁武凌雲為繼室。武凌雲（1796-?）字逢揚，號寅齋，安徽來安人，道光15年進士，官吏部郎中、山西朔平知府。

⑪ 參見王力堅《清代才媛文學之文化考察》（台北：文津出版社，2006），頁139。

引發了一種閱讀方式的改變。「女性閱讀」主要是以女性經驗為基礎，包括女性的生理經驗、女性社會角色的認知與扮演。此種閱讀行為被視為「作者之生活經驗及讀者生活之溝通」<sup>12</sup>，女性經驗與女性閱讀的關聯性，使她們能夠以自身的經驗與作者或文本中所呈現的經驗，相互溝通對照，藉此「提高讀者與評論者的女性意識，進而增強其鑑別文本的能力」<sup>13</sup>。因此，女性經驗是女性「作為讀者對作品進行權威性評價的一種淵源」，亦因為這種特殊的淵源，也使她們「鼓起勇氣去重新估價那些為人所推崇或被人所忽視的作品」<sup>14</sup>，因此對男性作家作品的批判與重新審視成爲一項重要的工作。而當由這種「替換或摧毀男性批評的概念和規則」<sup>15</sup>的閱讀方式轉向至女作家時，則是發掘大量被忽略、被遺忘的女性作品，並進一步分析整理，建立婦女文學史及美學的體系<sup>16</sup>。這樣的轉向，承認並重視女性讀者、作家和批評家將其不同於男性的感知與期望，融入了文學活動中，並且成爲文化中的重要部分。<sup>17</sup>

本文援用「女性閱讀」的概念，探討清代女性文學批評家沈善寶《名媛詩話》的女性建構。沈善寶有鮮明的性別意識，她之所以撰寫《名媛詩話》即在保存女性的作品，使之免於湮沒的命運，並表彰女作家文學的成就。這樣的初心，使她在閱讀或檢選女性作品時，時而有意或無意地流露女性讀者或評者的身份，這樣的閱讀經驗又往往與她的生命經驗相呼應<sup>18</sup>。而當個別的女性文本被閱讀、被詮釋，並且與其他的女性文本彙編成帙時，《名媛詩話》本身形成了一個女性共有的文本，也同時完成了對女性的建構。作為女性讀者及評論者，閱讀的對象又是大量的女性創作時，女性的生命經驗與社會角色，不可避免地要在文本中相互激盪共鳴。因此，《名媛詩話》一方面揭露了女性在父權社

<sup>12</sup> 托里·莫伊 (Toril Moi) 《性別/文本的權術：女性主義的文學理論》 (台北：駱駝出版社，1995)，陳潔詩譯，頁 39。

<sup>13</sup> 同前註，頁 101。

<sup>14</sup> 喬那·卡勒森 (Jonathan Culler) 〈作為婦女的閱讀〉，張京媛譯《當代女性主義文學批評》 (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1992)，頁 46。

<sup>15</sup> 同前註，頁 65。

<sup>16</sup> 劉涓〈“從邊緣走向中心”：美法女性主義文學批評與理論〉，鮑曉蘭主編《西方女性主義研究評介》 (北京，三聯書店，1995)，頁 105。

<sup>17</sup> Elaine Showalter 〈女性主義文學批評的革命〉，王政、杜芳琴主編《社會性別研究選譯》 (北京：三聯書店，1998)，頁 132。

<sup>18</sup> 沈善寶《名媛詩話》中多處置入自己的詩作或生活紀事，方秀潔 (Grace S. Fong) 認爲此可見其自我書寫及自我呈現的方式，參見 Grace S. Fong, “Writing Self and Writing Lives: Shen Shanbao’s (1808-1862) Gendered Auto/Biographical Practices,” *Nan Nü: Men, Women and Gender in Early Imperial China*, Bill, Leiden, 2.2(2000):294-301.

會裡被動從屬的命運，一方面也呈現了女作家不再僅甘於「才女」的身分，隱然要擺脫「閨閣」的界限，向男性領域跨越；但是，值得注意的是，女作家們也同時認同並傳揚婦德女教的規範。因此，《名媛詩話》不但建構了清代女性自己的文學體系，也建構了女性在蛻變的里程中她們自己的面貌。以下分四節論述之。

## 二、自己的文學：女性文學場域的建立

在源遠流長的歷史傳統中，男性一直是居於主流的地位，「男主外，女主內」的性別角色分工，使女性屈居於從屬的地位，生活的重心以家庭為主。因此，無論在養成教育或角色期待上，女性與男性都有明顯的差別對待，「內言不出」的觀念，更是隔絕了女性言說表達的空間<sup>19</sup>。沈善寶《名媛詩話》首卷即開宗明義的指出女性在追求知識上與男性的懸殊差異。她從教育學習環境及作品流傳兩個面向分析女性的劣勢：

竊思閨秀之學，與文士不同，而閨秀之傳，又較文士不易。蓋文士自幼即肄習經史，旁及詩賦，有父兄教誨，師友討論，閨秀則既無文士之師承，又不能專習詩文，故非聰慧絕倫者，萬不能詩。

傳統教育上，教子與教女自有不同，女子的知識教育，尤其是相當貧弱。唐代宋若昭《女論語》中有云：「男入書堂，請延師傅。習學禮義，吟詩作賦」，女則「朝暮訓誨，各勤事務」<sup>20</sup>；對女子的要求，有所謂「論及閨闈淑媛，則惟德容言貌是肅己爾，幽閑貞靜是修己爾。翰墨筆硯，宜不必親。」<sup>21</sup>皆可見女性的教育窄化至道德教育與家務職能教育。雖然，清代女性文學興盛，但是女性受教的權利仍然遭到漠視，清藍鼎元（1680-1733）《女學·自序》即云：「夫女子之學，與丈夫不同。丈夫一生皆為學之日，故能出入經史，淹貫百家；女子之學，不過十年，則將任人家事，百務交責。」<sup>22</sup>，即連女作

<sup>19</sup> 見《十三經注疏·禮記》（台北：藝文印書館，1965）卷27〈內則〉第12，頁8，總頁520。

<sup>20</sup> 唐·宋若昭《女論語》〈訓男女章第八〉，《古今圖書集成》（台北：鼎文書局，1976）〈明倫彙編閨媛典〉第二卷〈閨媛總部〉，第395冊之10頁。

<sup>21</sup> 明·趙時用《女驂序》，《歷代婦女著作考》〈附錄〉，頁885。案：上海古籍版作「肅己」、「修己」，今據1973年鼎文書局版改，〈附錄〉頁42。

<sup>22</sup> 清·藍鼎元《女學》（清康熙51年刊本），卷3〈婦德篇下〉，頁2。



家也有「女則課紡績，男則課詩書」的論調<sup>23</sup>，可以說是道盡了傳統社會對女子教育的普遍心態。因此，女性無法像男子一樣以追求高深的學問為職志，也沒有師承受學、友朋切磋的機會，有幸得蒙家學，除了客觀環境配合外，還需其能主動學習。沈善寶認為在這樣劣勢的環境裡，女性還能寫作，自是屬於「聰慧絕倫」者，這可說是沈善寶對女性作品全面肯定的前提。

但是，即使寫作，作品能否流傳則又面臨了傳播上的性別差異對待，毛國姬曾對此現象指出，士大夫之作，「其傳之其宗，或傳之其鄉，其子孫及有心文獻者，世守其殘缺」，而女子之作，往往「或其初未授剝削，或棗梨之壽不及數十年，已零落於荒煙蔓草間。問之子孫若鄉閭，已無有知之而傳誦之者」<sup>24</sup>，相對於文士，女性作品被忽視的程度更為嚴重，傳播的過程中極易零落不聞，沈善寶翻閱前人書目時，即有此一感慨，其云：

余覽宋尤延之《遂初書目》，有《徐夫人集》、女郎曹希蘊、謝希孟《詩集》。今皆無知者，由此知湮沒者，不知凡幾。（《名媛詩話》續集上，頁9）

除了性別的因素外，女性作品的流傳還牽涉了身分階級的問題，沈善寶在《名媛詩話》卷首序中即指陳出這個現象：

生於名門巨族，遇父兄師友知詩者，傳揚尚易；倘生於蓬筆，嫁於村俗，則湮沒無聞者，不知凡幾。

清代女作家的家庭背景大抵多屬書香門第，或官宦世家，尚能珍惜或揄揚女性家屬的作品，加以一門風雅，標榜聲氣，吟篇佳什，多易流播。因此，女作家成名大抵有賴於其為「名父之女」、「才士之妻」、「令子之母」的身分<sup>25</sup>。至於一般平民婦女，即有佳作，難有傳播的管道，極易湮沒無聞，沈善寶曾為之發嘆：「惜生鄉僻之間，珠埋塵土，為可慨也」（3-16）<sup>26</sup>。因此，沈善寶明言詩話採集層面的關注及努力，自云：「余有深感焉，故不辭摭拾蒐輯，而為是編」（1-1），她特別強調「意在存其斷句零章」（1-1）。沈善寶能體察女性寫作與流傳的艱難，因此，蒐集整理女性的作品，可說具有性別自覺的

<sup>23</sup> 李毓清〈婦誡三首〉其三，《國朝閨閣詩鈔·一柱軒詩鈔》（清道光24年琅嬛別館刊本）卷丙，頁40。案：李毓清字秀英，廣東陽山人，貢生汪驥室，拔貢安福母，著《一柱軒詩鈔》。

<sup>24</sup> 毛國姬編《湖南女士詩鈔所見初集》〈弁言〉，《歷代婦女著作考》，頁229。

<sup>25</sup> 沈玉清〈廣東女子藝文考自序〉，《歷代婦女著作考》〈附錄〉，頁951。

<sup>26</sup> 《名媛詩話》卷3，頁16。以下各節凡引自《名媛詩話》，卷頁皆直接附見行文之後。

意義。

沈善寶《名媛詩話》的撰述不僅有強烈的性別自覺，還有歷史的使命感。前者體會到女性在男尊女卑的社會裡生存的艱辛，沈善寶的生命歷程中屢有「自恨非男子」、「此生苦恨是蛾眉」的憤歎<sup>27</sup>，都顯示了她因女性身分而感受的侷限和痛苦。善寶自負才情，充滿自信，女作家的身分使她更容易注意女性地位的邊緣化。至於歷史的使命感，則來自於女性功業才名的湮沒不彰，「功成圖畫凌煙閣，獨惜蛾眉姓未揚」是善寶為唐代奇女子紅拂的不平之鳴<sup>28</sup>，「每談近代惜蛾眉」是她與張理庵對談的感嘆<sup>29</sup>。汪端題詠陳文述所撰《滄桑花月錄》，感其失竊，無可彌補，有「粉閨香陣起雲臺，多少蛾眉上將才」之句，沈善寶讀其作，深致嘆惜<sup>30</sup>。而當她知道姜慶成訪得王士祿（1626-1673）《然脂集》殘稿三十餘卷，二十年來不辭蒐採，得成一百八十卷時，非常振奮，特為題「補書圖」七古長詩一首<sup>31</sup>，其詩有云：「平生久耳燃脂集，每向藏家訪斯笈。無奈傳聞名異詞，深嗟眼福修難及。」又云：「周秦漢晉迄於今，閨中文獻如星列。扶衰手筆巨如椽，始信前賢仗後賢。我願此書刊萬本，綺窗繡閣快披研。」，善寶究竟是否得睹此書，其後著作皆未言及，然而她將此項輯佚補闕的事功比作「絕似媧皇補天缺」，又祈願此書能廣為流傳，卻是可以看到她對女性著作的重視，而「前賢仗後賢」則是責任的承擔與歷史的傳承。此詩寫於道光壬寅 22 年（1842），也正是善寶開始著手撰述《名媛詩話》的一年。歷史的空白處等待填補，沈善寶以女性的自覺承擔了這項歷史的工程，不止於填補，她還開拓了更大的領域，讓與她同時代的女子都有機會為歷史增色。

<sup>27</sup> 分見沈善寶《鴻雪樓初集》（清刊本）卷 5〈呈潘虛白太夫人〉其二，頁 11；卷 1〈譚柳源師庭錫寄書見憶感答〉，頁 12。

<sup>28</sup> 《鴻雪樓初集》卷 3〈紅拂〉，頁 2。

<sup>29</sup> 《鴻雪樓初集》卷 6〈恭輓張理庵六伯〉其六，頁 2。

<sup>30</sup> 《名媛詩話》卷 8 錄汪端（小韞）〈題翁大人滄桑花月錄序〉：「所錄皆明季及國初宮閨人物姓名事蹟，旁及方外青樓流賊眷屬皆在焉，因得鈔本野史百餘種，仿迦陵《婦人集》例推廣之。甫成初稿，留鴨隱園，為無賴子所竊。致無從再為訂正」，沈善寶云：「是書必有可觀，亦可考證勝國遺事，惜乎失去！」頁 18-19。

<sup>31</sup> 《鴻雪樓初集》卷 8〈題補書圖〉詩序云：「補書圖者，白紵村農姜君慶成五旬之照。前者王吏部西樵曾輯《然脂集》二百數十卷，百餘年來散佚殆盡，白紵村農訪得殘稿僅三十餘卷，於是不辭搜採，二十年來，得成一百八十卷。集成，適逢大衍之辰，遂寫圖徵詩。」，頁 14。案：劉聲木《菴楚齋隨筆續筆三筆四筆五筆·隨筆》卷 8 載：「新城王西樵考功士祿所纂《然脂集》一百卷，久無傳本，實未成書」，又云：「道光間，天雄孫梅倩茂才慶成復輯補考功之書，當係得見原稿本，故能補輯成書。但其人無名，書恐成而未刊，故亦不傳。」，頁 174。二書著錄姓氏不同，待考。又，清·王士祿彙輯清以前女性作品，編《然脂集》二百三十卷，未經刊印，僅有傳鈔殘本，參見《歷代婦女著作考》〈附錄〉，頁 59。

縱觀《名媛詩話》所著錄的作家，大抵多屬出身於知識份子的家庭。但是，誠如沈善寶所指出，身分階級的差異，也可能是造成作品失傳的原因；因此，詩話中也特別留意廣收村俗民婦、婢僕媵妾之作。如農家之女的莫蘭心，漁人之婦的潘素春（3-15），夫業箍桶的蔣氏（3-16），漁戶之女的申屠希光（3-16），身為農家婦的賀雙卿（3-15），父為庖人的吳荔仙（3-16），以竹雕謀生的印白蘭（3-19），夫為佃農的凌興鳳（10-24），以及僕媵丁氏（續中-9）、侍兒龔綺如（11-19）、箏鴻（11-23）、蔡含、金玥、吳扣扣（12-10）等皆屬社會階級較低微的女性。至於旅驛題壁、絕命章句，更因其志節清貞，或遭遇可憫，亦在蒐羅之列；其他方外青樓仙鬼，則另設專卷。此外，僅存「斷句零章」的作者，亦不忽略，如徐藍珍僅有五字，是沈善寶早年從詩受學時的記憶（6-23）；蔡寶珠以單句錄入（6-23）；孫菊如七絕一首見錄，乃是「錄此以存其人」（6-27）。孝廉李石橋憶其幼時受業師母鄭夫人一聯（11-7），以及偶見無名閨秀紙條詩作（10-20），「不知何許人也」的扇頭題畫詞（續集下-10），「遍訪其人，卒無知者」的莊瑞紅（12-15），無論是以詩存人，或以人存詩，皆可見其存佚補闕的用心。

《名媛詩話》作品的蒐採，多依閱讀別集、詩話、方志、筆記等摘錄而成；有關當代作家的撰寫，除了主動閱讀蒐求外，則多由推薦或投贈而成。《名媛詩話》被當時文人稱為「甚盛事也」，閨秀以能被採錄為榮<sup>32</sup>。詩話成了一個可供女性發表的園地，成為沈善寶人際關係的最佳網絡，遠近四方女士的熱情提供作品，也形成一項了女性集體參與的文學活動。

沈善寶稱其詩話之成乃由閨秀「各相知皆以零珠碎玉見投」（7-14），其中許多熱心的閨友主動推薦親友的作品，如潘素心早年曾與廣昌閨秀黃玉潤姊妹唱和，舉其寄贈之作給善寶（7-18）；又出祖姑、姪女之作令其採擷（7-18、19）。好友張孟緹嘗口述其母以蛋殼作螢燈，燈上剪綵作畫，山水樓臺，金碧輝耀，引起善寶的讚嘆，以為可與桃核舟並傳，張孟緹遂催促云：「子可於詩話中紀之，藉傳不朽，庶不負先慈一番心血也」（8-13），又將妹若綺所作弟婦呂孟儀哀辭予善寶閱覽（9-11）。又如關奎齡「以外祖母汪蘭史看梅二律見示」（9-18），錢繼芬「出其從姊孟端德容詩一冊」（10-3），師蕙芳出其姊

<sup>32</sup> 見《名媛詩話》卷12陳光亨〈跋〉，頁27。



遺著（11-10），梅碧蘭臨行之際，出其姊詩，「囑余採入詩話」（11-9），宗壽香寄其婆母詩稿「囑為摘錄」（續集上-4），項祖香「出新安張彥如詩一卷見示」（續集中-13），許延初以其母梁德繩「新刊遺集見示」（續集中-14），鮑靚「以尊堂王蘭上太夫人鈿遺草見示」（續集中-19），未知其詳的甄藍玉是由「閨友抄示數章」（續集中-16），李佩秋言錫味老人絕句（續集下-5），許延初出鄭娛清贈詩（續集下-7），丁芝仙「寄相識投贈之作，命採數章於詩話」（續集下-11），顧太清出示劉靜媛閨詞數十篇（續集下-9），吳藻郵寄汪蘅遺稿（續集下-13），陳靜宜寄示王瑤芬詩鈔一卷（續集下-17）等等；或為親人，或為朋友，皆可見閨閣中人對沈善寶詩話的重視。

詩話既作為一個可以展現才華、傳播聲名的場域，因此主動將自己的作品提供出來更是直接有效的方法：如潘素心即將少時唱和未刊詩稿，「寫示數聯，囑為採入」（8-22），李琬遇「聞余詩話將成，寄詩二章至」（9-19），張孟緹赴武昌，「寄詩一冊」（續集上-4），韓淑珍初識沈善寶，「論詩談畫，相得甚歡，出其詩稿囑采」（續集上-10），吳藻出示續刻詞集（續集中-16），善寶返杭掃墓，關鐸邀宴諸閨友，並出示其集（續集下-1），鄒佩瓊「曾以詩草一卷相示」（續集下-15），陳靜宜隨宦至山西，並「寄近年所作」（續集下-16）。此外，沈善寶亦主動向作家索取作品，如向邱蓀徵求其詩稿（7-14），向項屏山索求其妹祖香詩稿（6-11），向龔自璋覓徐茵殘稿（10-7）。又寄函索求王筠香詩稿（9-9），王筠香覆函以「久參般若」、「無意虛名」婉拒，善寶悵然，然仍將其回函載錄。至於善寶與閨友之間往來題贈，或詩社題課，或結伴吟賞，甚或自己以及親屬的作品，皆成為《名媛詩話》作品的重要來源。

在這個開放的文學場域中，呈現了清代女作家蓬勃的文學風氣，也經由沈善寶的著錄展現了女作家的生態。家族吟詠群是士族門風家學的標誌，如商景蘭女媳的「一門風雅，皆有才名」（1-4），周映青姑婦姊妹的「家學淵源，非尋常淺學者可比」（4-1），「風雅萃於閨閣」的阮元妻妾孔璐華等人（10-1），手刊三代閨秀詩集「以誌家學」的郭潤玉女媳眷屬（7-7），「姊妹姑娣，臨池倡和」的張孟緹姊妹（8-7），「俱擅才華」的鮑之蕙三姊妹（4-18），「能成家學，才德萃於四世」的董世蓉（9-21），張靜芝「姊妹數人，皆工吟詠」（11-11），惲珠三代諸女「劬勩讎校」（11-17），楊清材姑嫂「吟詠無虛日」（11-20），朱淑筠姊妹「盡友于之樂，又得朝夕唱酬」（11-22）等，形成女

性閨門吟詠的特有景象。

至於結社吟詠者，如柴靜儀、林以寧等人的「蕉園吟社」（1-8）；張允滋、張芬等十人，結「清溪吟社」，號「吳中十子」，《名媛詩話》稱其「媲美西泠」（4-6）；徐德馨與吳浣素亦有「結社唱和」（9-10）；沈善寶與顧太清諸人成立「秋紅吟社」，其詩課活動尤其各逞才華（8-23）。有關女弟子詩選合刻，沈善寶以爲「碧城女弟子合刻，清新華麗，不下隨園」（10-11）；其他如葉季英「受業於生香館」（10-9），汪嫔與江月娥「同受詩於張淨因女史」（11-5），趙君蘭曾受業於魏滋伯（續集下-14），沈善寶幼受業於陳簫樓（6-23），京城時期，亦有女弟子韓淑珍（續集上-14）、完顏佛芸保（11-19）、周蓮甫（續集下-13）等人，都反映了清代女作家師友研習的文學活動。

此外，《名媛詩話》中也紀錄了女性互動的關係。除了詩社活動外，女性好友的往來，如祁氏家族女性與黃皆令詩篇唱和（1-4），陳守範詩讚龔靜照（1-7），曲阜顏氏與孔麗貞兩位苦節嫠婦的相互扶持（1-16），杭澄與方芳佩「爲金蘭友，時存恤焉」（4-16），陳慶熊與歸懋儀、段淑齋「唱和詩甚多」（5-14），汪嫔與江月娥「交誼頗篤」（11-5），項屏山撰錢孟端祭文，文長五百字，善寶云：「不知是墨是淚，令人增蘭譜之誼」（6-3），皆可見女作家的閨閣情誼。至於沈善寶好友圈的往來，《名媛詩話》尤有豐富的紀錄，如丁佩與沈善寶神交七年，音訊不絕，「此唱彼和，不啻聚談一室」，所致初函亦載錄之（7-3）；與張聲琇初見，「言談半晌，傾倒平生」（11-12）；與余淑蘋「頗相契洽」，淑蘋因女歿回里，沈善寶「往送之潸然出涕」，其後接獲手書傾訴其思女之痛（續集上-2）；沈善寶讀惲湘詩，感其困頓，填詞寄慰，惲湘亦唱和之（續集上-14）；至於沈善寶回杭，關鐸召閨友聚宴（續集下-1）；方蛟鄰衙齋設宴，並寄書丁芝仙，促成二人相識，以爲乃「珠聯璧合，亦閨中之韻事」（續集下-5）。沈善寶京城時期，知交好友有顧太清、張孟緹、許延祢、郭潤玉、溫如玉等人，杭州時期則有吳藻、鮑靚、龔自璋諸人。《名媛詩話》中收錄大量唱和出遊之作，可以看到以沈善寶爲中心的閨閣文學活動。

《名媛詩話》對所收錄的女作家作品完全採取正面肯定的態度，此與她論詩的主張相應。沈善寶論詩主張「性靈聊自寫」<sup>33</sup>，以自然真誠爲貴。她強

<sup>33</sup> 《鴻雪樓詩選初集》卷13〈論詩〉，頁8。

調「詩本天籟，情真景真皆為佳作」（7-23），簡單的原則對沒有豐富的社會閱歷的女性而言，最為貼近易行。她曾說「試看雲錦貴，為少剪裁痕」<sup>34</sup>、「最怕剪綵為之，毫無神韻，令人見之生倦」（7-12）。因此，她的選取向度十分寬廣而開放，她認為「詩猶花也」，無論是牡丹芍藥的國色天香，或是梅花水仙的孤高清雅，以至桃杏蘭菊的穠艷幽貞，皆各具其姿，「或以香勝，或以色著，但具一致，皆足賞心，何必泥定一格也。」（7-12）這種不拘一格的態度，給予女性作品相當大的表現空間，使更多的女作家可以廁身於這個女性的平台，展現出多種不同的風格。是以《名媛詩話》中有對清詞妍句的稱頌，也有對雄格豪風的讚揚，有「神似六朝」（8-7）、「得唐賢三昧」（11-22）、「浣花遺響」（9-16）、「長慶遺音」（9-2）、「劍南風調」（7-27）、「直追王孟」（5-23）、「得長吉玉溪之致」（續集中-9）等的美評，也有「可方劉家三妹」（10-14）、「不減徐湘蘋夫人」（1-20）、「與生香頡頏、花簾軒輕」（6-11）、「與生香、花簾可為伯仲」（9-1）等的推崇。透過沈善寶的閱讀與評選，女作家各以其不同面貌風格呈現，即如她所說「春蘭秋菊，各競一時之秀」（10-1），其中也同時看見沈善寶對女作家的期許和肯定。

沈善寶的《名媛詩話》建立了一個女性文學的場域，其意義首先在於展示了女性作家的譜系。從清初顧若璞、商景徽迄至沈善寶當代女作家，系統的呈現清代女作家的面貌，保存了女作家文學與生活的紀錄，串聯出清代女性文學史的脈絡。其次，《名媛詩話》的意義在於所建立的是一個女性專屬的場域，因其性別的限定，使女作家在龐大的男性文學的領地裏，得以有一個純粹的女性空間，不致被稀釋或被湮沒，也避免淪為男性文學的邊緣點綴。法國思想家米歇爾·福柯（Michel Foucault 1926-1984）曾強調「空間的歷史，也就是權力的歷史」<sup>35</sup>，空間本身既然隱含了權力的運作與資源的分配，女性要為自己爭取寫作的權力，必須連結更多的力量。《名媛詩話》在邊緣地帶裏開闢並擴大專屬的場域，除了有固守與保護原有陣地的意義外，另一方面也有擴張主權、宣示力量的意味。在共同的領域裡，展示了女性創作的力量與書寫的力量，取得女性的發言的主體地位，增加更多的信心和認同；也同時對「婦女之詩文，

<sup>34</sup> 同前註。

<sup>35</sup> 包亞明主編《當代思想家訪談錄》嚴鋒譯《權力的眼睛—福柯訪談錄》（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97），頁152。

不過風雲月露，其陋自見」的貶抑說辭<sup>36</sup>，予以強而有力的反擊。因此，透過《名媛詩話》所建構的文學場域，女性擁有自己的文學寶藏，也不斷地撰寫「她們自己的文學」<sup>37</sup>，如同沈善寶曾經對女作家所做的期勉：「樹幟吟壇，足張吾軍矣」（9-9）！

### 三、文章終古吝蛾眉——女性命運的交相映射

《名媛詩話》開拓了一個純屬女性的文學場域，女性的聲音得以在此充分而豐沛的展現出來，女性的處境、自我的反思，也在這樣的場域中彼此映射，相互共鳴。沈善寶的閱讀與聆聽，雜揉了她自己的生命協奏，顯示同樣身為女性深刻的同情與了解。當女性的創作在此眾音多調的同時呈現時，女性的命運也獲得了集體的共振，迴盪在歷史的時空中。

《名媛詩話》中大量而集中的呈現了女性生命共同的困境：如婚姻的不諧、才命的相妨、身為女兒身的憾恨、寫作的阻力、貞烈的悲情等等，形成了女性的宿命。首先，婚姻決定了女子一生的命運，《名媛詩話》中固然有夫婦伉儷情深，且得唱和之樂的佳偶，如朱靈珠、林佩環、郭潤玉、陳蘊蓮、關鏞等。<sup>38</sup>但是，詩話中也記錄了更多的女作家承受著婚姻所帶來的災難和痛苦，如：汪玉軫所適不偶，賣文以自活（3-27）；袁機所嫁非人，大歸侍母，一女又啞（3-25）；張襄隨宦入都，抑鬱而逝（10-13）；自傷「由來薄命屬紅顏」的莊瑞紅，有「深鎖長門幾度秋，全憑文字達離憂」等詩句（12-16）。袁管婚姻不諧，姊袁嘉曾傷其「因何纔露團圓影，便詠班姬紈扇篇」，袁管留有絕命詩，沈善寶云：「味其意，頗有天壤王郎之感」，紅顏黃土，善寶深惜之（9-3）。朱景素〈閨詞〉有「早識飄零同薄命，當年深悔種桃花」，道出對婚姻的悔恨，沈善寶言其「琴瑟似不甚諧，彩鳳隨鴉，亦可歎也」（10-22）。熊璉因丈夫罹廢疾，家貧不能自給，有「弱齡已醒繁華夢，薄命先分骨肉憂」、「眼前俱

<sup>36</sup> 清·章學誠《章氏遺書》（台北：漢聲出版社，1973）卷4，《文史通義·內篇》4〈橫通〉，頁51，總頁88。

<sup>37</sup> 此處借用美國學者 Elaine Showalter 所著 *A Literature of Their Own: British Women Novelists from Brontë to Lessing*. (Princeton: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1977). 此書之重要貢獻在發現英國 1840 年代以來被遺忘或被忽略的女作家。

<sup>38</sup> 朱靈珠夫婦「深得倡和之樂」（5-3），林佩環夫婦「琴瑟諧和，得倡隨之樂」（5-4），郭潤玉「琴瑟之篤，可繼秦徐」（7-7），陳蘊蓮「伉儷情篤，宦隱津門」（11-17），關鏞與夫婿倡和，「極湖山之樂」（續集中-7）。

是傷心事，幾度臨風淚暗流」之句，《名媛詩話》又附載顧淑齡對熊璉的感嘆：「無情天亦妒娥眉，博得才名不療飢。莫怪紅閨諸女伴，只工刺繡不工詩。」（2-24）熊璉堅不悔婚，毅然走向昏暗慘澹的婚姻，更證實了女性困在命定婚姻裏的悲劇，顧淑齡的詩道出才女的困境，也更坐實了庸夫俗女「才命相妨」的想法。袁嘉早寡，子女亦夭殤，歸依母家，終老於隨園，其〈金縷曲〉慨嘆身世，雖懷抱才志，然天公未容，受盡折磨，《名媛詩話》引其全詞，中有：「怨天公，未容化蝶，偏教磨折。冷雨敲窗魂又返，也似短檠明滅。只聽取、傍人相惜。說道虛名今古累，甚嘔心奇句邀人識。塵寰夢，轉輪掣。」善寶謂其：「哀艷沉鬱，讀之令人百端交集」（9-1）；此外，袁嘉又撰〈柳棉曲〉長詩，吟詠佳人淪落的命運（9-2）。至於史璞瑩未嫁夫死，矢志守貞，袁嘉題其《離鸞集》而有：「洗面至今惟有淚，掃眉從古不宜才」，沈善寶謂其「同調生憐，沉痛乃爾」（9-20）。江珠為吳中十子之一，《名媛詩話》中錄其〈青藜閣詩鈔自序〉，滿紙牢愁，悲憤怨悱，其中有「生世不諧，痴頑彌甚」、「中懷悲愴，莫敢告人；滿腹牢騷，誰堪共語」，又錄其〈讀顏宛在遺詩〉：「造物疾人知有種，文章終古吝娥眉」（4-8），顏宛在鬱鬱而逝，亦在於所適非人（1-13），江珠以切身的經驗深知她的痛苦。至於許燕珍曾填〈鳳棲梧〉一詞詠謝道蘊，下片有「何事王郎，不洽佳人意。若使多才生此際，畫眉更少王郎輩」數句，雖然沈善寶說「語近於謔，令人失笑」（3-3），但是看似幽默的筆調其實是充滿了反諷，流露了才女婚姻的無奈。沈善寶選取諸人作品時，還巧妙結合了顧淑齡與熊璉、袁嘉與史璞瑩、江珠與顏宛在、許燕珍與謝道蘊，形成了女性文本關係的「互文性」（intertextuality），在不同的時空裏，女性經驗透過閱讀與書寫相互連結，映照彼此的命運，沈善寶的安排不能說沒有深意。對這些薄命才女的憐惜，沈善寶慨嘆「愛其才之幽艷，悲其遇之坎坷」（12-16），也質疑：「命之薄，抑才之累耶？」（3-25）、「薄命佳人抑何多耶？」（10-13）、「何造物與清才而不與濃福耶？」<sup>39</sup> 錯謬的婚姻、難以抗拒的命運，在《名媛詩話》裏，相互閃現的微光，照見薄命才女的無告與無助。

身為女兒身的慨嘆，是《名媛詩話》中一個值得注意的選取主題。沈善寶

<sup>39</sup> 如郭秉慧即使婚姻幸福，婆媳相得，卻又不幸早卒，沈善寶頗致慨嘆，見《名媛詩話》卷7，頁10。



的父親在衙署自殺身亡<sup>40</sup>，她恨不能為父親報仇雪冤，〈述哀〉詩曾敘述這段心路：「我思覓吳鉤，願學趙娥技。左搥仇人胸，右扶讒人齒。自恨弱草質，不櫛非男子。」<sup>41</sup>當時年僅十二歲的善寶就悲憤難抑的感受到身為女兒的無能為力，其後她屢有「造物於農數太奇，凌雲有志限蛾眉」的感嘆<sup>42</sup>。這份性別的憾恨也特別反映在《名媛詩話》中對女性處境的關懷。如：錢鳳綸因兄長抱疾忽歿，未能一報父仇，因此激憤痛哭云：「尚有娥親在，李壽汝莫喜」（1-10），觀其詩意，與沈善寶似有相同的憾恨。蕉園詩社成員的林以寧，婚後思念久別的父親，自覺身為女兒的悲哀，其〈憶父禹都〉云：「誰云生女好，少長違親顏。豈不眷庭闈，安能事間關。問寢久疏闈，視膳良以艱。回步循南陔，躑躅淚汎瀾。」（1-10）道出了女子結婚以後，以夫家為家，無法侍奉高堂老親的遺憾；張紉英的「顧此遲莫年，曾不侍晨昏。我心尚如此，親心顧可陳。生女誠無益，涕泣亦何云」詩句（8-10），寫出了同樣的自我譴責。而王蘭佩的〈思親感賦〉中更言：「生男勿云喜，生女誠可悲。游子志四方，嫁女離庭幃。時懷堂上親，焉得相追隨。」蘭佩還特別強調「我生非不辰，所誤因蛾眉。二十詠桃夭，百兩催于歸。可憐敷載來，終日心神馳。」（續集中-10），母親近在咫尺，卻因種種原因，無法前往探視，她將所有的責任亦歸咎於自己是身為女兒身，因此，「望雲言思親，思親當告誰。眉痕背人鎖，暗淚深宵垂。倘得身為男，棣萼應相輝」、「胡使困閨中，有念無能為」，蘭佩覺察出婚姻裏男兒仍舊可以長侍親側，永享天倫，女兒則注定遠離父母，這是嫁為人妻的蘭佩心中的不平，她的憂憤應是得到沈善寶的認同。《名媛詩話》又另選了她的〈女兒曲〉七古長詩，此詩充滿喜感異想，藉著「歲多生男則歉，生女則豐」的諺語，極力宣揚生女的好處，詩有云：「桃花醜面雛鳳語，綵悅新看設幾許。若祈大有卜年豐，不重生男重生女。農家歲歲誇多穀，憑仗閨中女兒福。」又云：「生女能似宣文君，定邀鸞誥封夫人。玉帔珠冠耀翟芾，歸寧畫錦娛雙親。女兒女兒生事足，穩向天家持顯祿。願教珍重胭脂唇，好食官倉萬鍾粟。」（續集中-9），輕快的筆墨描繪女兒帶給家中的財富和榮耀，呼籲世人務必要珍愛

<sup>40</sup> 錢仲聯《清詩紀事·列女卷》（南京：江蘇古籍出版社，1989）引陳詩《皖雅初集·尊瓠室詩話》：「錢塘沈湘佩夫人，才女也。少孤。父韻秋先生琳官義寧州州判，為同官所譖，罷職，自戕，時嘉慶二十四年，夫人方十二。」，頁15915。

<sup>41</sup> 《鴻雪樓初集》卷1〈述哀〉，頁2。

<sup>42</sup> 《鴻雪樓初集》卷2〈呈張理庵六伯〉，頁14。

女兒，此詩其實也反襯出卑視女兒的世俗偏見。

至於愛好寫作的女性，婚姻家庭常常成爲她們寫作最大的阻力，女作家對此每有歎恨。駱綺蘭（1756-？）認爲女子即使有能力寫作，婚後「操井臼，事舅姑。米鹽瑣屑，又往往無暇爲之。」<sup>43</sup> 惲珠（1771-1833）即自言「于歸後，經理米鹽，遂棄筆墨。」<sup>44</sup> 潘素心（1764-？）也有同樣的問題<sup>45</sup>，彈詞作家邱心如（1805-1873？）更是有深刻的著墨：「一自于歸多俗累，操持家務費周章」、「那有餘情拈筆墨，只落得油鹽醬醋雜詩腸」<sup>46</sup>。沈善寶對此了解最深，她的姨母吳世佑就是一個現身說法的例子。吳世佑在姊妹群中最工於吟詠，未出嫁時以詩畫自娛，且性情瀟灑，吐屬風雅，三十歲結婚後，生兒育女，筆墨遂廢。姨母時常向善寶慨嘆：「欲作雅人，必須終身在室」，她還舉出切身經驗：「近日偶得一二句，思欲足成，輒爲俗事敗興」（6-17），這段話突顯了許多女作家共同的困境。家務紛陳，米鹽瑣碎，無法專心寫作，是女作家難以克服的問題。沈善寶的好友張孟緹曾寄詩給善寶，述及她的寫作的艱難：「中饋尤難兼著述」、「愧我陳篇插架看，半生心力漸凋殘」（續集上-6），張孟緹編寫《國朝列女詩錄》，約收三千餘家，一直遲遲無法完成，詩中透露了她的遺憾。女作家在「憂勞兒女計，辛苦稻粱謀」（3-6）的環境下，作品的質量都會降低。邱蓀致函給向她索求作品的善寶，即云：「近則米鹽累人，即間爲之，亦隨作隨棄，自知無足存，不自愛惜」（7-15）。如果不幸生活困頓，命運坎坷，則更容易扼殺了寫作的才華，惲湘即是一個令人惋惜的例子。惲湘守節撫孤，獨力經理家族喪葬，備嘗艱辛。沈善寶亦稱揚她「爲丈夫所不能爲之事，處人世極難堪之境，殊可敬憫。」（11-8）然而也兩度嘆息她「傷離感逝，悒鬱悲愁，筆墨漸廢，爲可惜耳。」（11-8）、「詩詞字畫，無一不佳，惜處拂逆之境，生趣全乖，筆墨荒廢矣！」（續集上-14）；沈善寶亦記其母吳世仁，即因夫死子幼，「家務紛紜，無意爲詩」（6-13）。此外，《名媛詩話》還舉了方芳佩的例子作爲警惕。《名媛詩話》以較大的篇幅摘錄了方芳佩的詩作，也錄下了時人對她的批評：「在璞堂詩初集最佳，續集次之，

<sup>43</sup> 駱綺蘭《聽秋館閨中同人集·序》，《歷代婦女著作考》〈附錄〉，頁939。

<sup>44</sup> 惲珠《國朝閨秀正始集》（清道光16年紅香館刊本）〈弁言〉。

<sup>45</sup> 潘素心《城東唱和集·序》云：「余少耽吟詠，學詩于父。于歸後，漸棄之。」，《歷代婦女著作考》〈附錄〉，頁938。

<sup>46</sup> 邱心如《繪圖筆生花》，收入《中國近代小說史料彙編》（台北：廣文書局，1980）卷3第5回，頁14。

再續集則老手頹唐，性靈盡失矣！」（4-15），善寶以女性的經驗指出其中的原因，其云：

余謂此係境使然耳！當其在室時，雖簞食瓢飲，依父母膝下，天倫之中自有至樂，且得一意操觚，出筆自然和雅。迨于歸後，米鹽凌雜，兒女牽纏，富貴貧賤，不免分心，即牙籤堆案，無從專講矣！吾輩皆蹈此轍，讀《在璞堂詩集》，不覺感慨係之。（4-15）

沈善寶分析結婚對女性的影響，婚前生活單純，可以致力於寫作，婚後家務縈纏，諸事分心，對讀書寫作影響極大。英國女作家吳爾芙（Virginia Woolf 1882-1941）曾指出女性要專心寫作需要有自己的可以上鎖的房間，以及穩定的收入<sup>47</sup>，對傳統女子而言，這些都是奢望。女性對外既無空間可以發揮才智，對內則又因家務牽絆，或婚姻不諧諸種因素，難以專心從事寫作，甚至連原有的品質也無法維持。方芳佩婚後作品愈益不佳，作為一位女性的評論者，沈善寶指出了這不是個人能力的問題，而是女性共同面對了不利寫作的環境。沈善寶在《名媛詩話》卷首，曾針對女性的教育及作品流傳發為言論，然並未提及家庭生活所帶給女作家寫作的阻力，此處沈善寶因方芳佩而警悟「吾輩皆蹈此轍」，道出了眾多女作家可能步上同樣的後塵。無以解決的問題，讓沈善寶捧讀女作家的作品時，有深沉的感慨和無奈。

此外，《名媛詩話》不惜篇幅收錄了大量有關貞烈的書寫，形成了女性作品中令人矚目的現象。絕命詩彰顯了女子的志節才情，如郭純貞、劉氏、杜小英、劉夫人、向烈、王甥桐諸人的絕筆之作，沈善寶稱：「多才奇節，皆可傳也」（1-18），她讚嘆劉夫人「危迫之中，詩能如此工整，平素學力可想」（1-18），讀王甥桐詩至「心骨皆悲」，並云：「人能視死如歸，神明不亂有如此者，真所謂從容就義，令人起敬。」（11-9）絕命詩有因亂不願受辱者，有因夫死而殉之者，亦有含冤以死明志者。絕命詩成為女性特殊的作品類型，表現出女性遵循社會規範的個人「主動力」（agency）<sup>48</sup>，《名媛詩話》保留了這些女子的最後也可能是唯一的筆墨，突顯了女性的勇敢與悲情。其他貞女節婦之

<sup>47</sup> Virginia Woolf 著，張秀亞譯《自己的房間》（台北：天培文化有限公司，2000年），頁189。

<sup>48</sup> Grace S. Fong, "Signifying Bodies: The Cultural Significance of Suicide Writings by Women in Ming-Qing China," *Nan Nü: Men, Women and Gender in Early Imperial China*, Brill, Leiden, 3.1(2001):105-142. 又，方秀潔〈明清女性創作絕命詩的文化意義〉，張宏生編《明清文學與性別研究》（南京：江蘇古籍出版社，2002），頁92-126。

作，更是不勝枚舉，沈善寶選取的作品，呈顯了她們的生活心境，如許在璞守志六十年，〈冬日雜感〉詩中有云：「由他世路似羊腸，秉性生成百鍊鋼。修竹受霜能抱節，凍梅經雪尚含香。」（3-5）；張靜芳〈題自畫梅〉有「願爲松竹侶，羞比李桃姿。鐵骨我能寫，冰心人莫知」句（9-20）；陳蕙芳詠〈孤月〉，而有「人間莫歎嫦娥寡，一片清光照古今」之句（12-11）。曲阜顏氏守節四十年，有〈贈別藉蘭主人歸濟南並序〉，述及她與孔麗貞二人的「同其悽楚」的境遇與情誼，其序中有言：「晚窗脫稿，遂成悲風怨雨之音；素紙寄將，誰和別鵠離鸞之調。當世不乏名媛，睇觀此詩，庶知余兩人苦衷云爾。」（1-16），詩文共四百餘字，其詩有云：「蕭條君與我，邂逅友兼師。就正疑難字，還傾深淺卮。曉葵和露折，香糯共煙炊。」呈現了兩位寡居苦節的才女相濡以沫的艱難處境。

女作家作品中也不乏表揚他人的貞烈義行，如張義姑〈贈沁水孫節婦〉詩中有云：「我持彤管拈瓣香，千里遙將懿徽譜」（2-2），張義姑爲家族撫孤立嗣，終身不婚，其詩稱頌孫節婦，二人相互輝映，亦可見善寶的用心。孟思光爲元代張玉孃撰寫〈弔鸚鵡塚詩〉，序文中譴責誣蔑者，還其清白，善寶以爲其詩「足以彰貞節而白訛傳，有關世道人心匪淺」（2-5），全文照錄。許定生筆下的高貞媛是「巾幗之完人，標千秋之節義。讀其詩想其人，有不禁嘆息而不能忘其生平之志也。」，詩文甚長，約三百字，《名媛詩話》亦全文載錄，高貞媛能詩，沈善寶讚其「節烈如斯，無藉辭藻傳矣」（續集中-23）。高簫撰〈錢貞女詩序〉，其詩開端即云：「士生重氣節，女生重貞烈」，又稱「風化維恃爲君起，嗚呼貞女汝毋死」（5-21），大篇文字，洋洋灑灑，亦全收錄。這些載錄皆可看出沈善寶對貞節女子的看重與推崇。

貞烈的觀念，至明清愈演愈烈，幾乎成爲女性的共同信仰與人生的最高價值<sup>49</sup>。貞烈超越了死亡，激發出來驚人的生命動能，也呈現了女性奉守規範的悲劇命運。沈善寶對貞烈女子有極高的禮敬，然而也可以看到她沉重的筆墨，當她敘述「多才奇節」的女子時，也想到自己所處的時代，鴉片戰爭爆發，百姓遭難，其中必有許多死節的女子，其云：「余聞英夷入寇，大江南北，盜賊因之蜂起，百姓流離其中，死節死難者甚衆，湮沒無聞，亦可慨矣。」（續

<sup>49</sup> 參見費絲言《由典範到規範：從明代貞節烈女的辨識與流傳看貞節觀念的嚴格化》（台北：國立台灣大學出版委員會，1998）第二章第二節，頁149-166。

集上-13)，沈善寶憐惜這些亂世死節的女子，也敬重那些清貞守志的婦人，她曾感嘆「從來節烈如忠義，獨秉乾坤浩然氣」<sup>50</sup>，將女子的貞烈提高至與男子的忠義劃上了等號。明清之際四川富順劉氏赴井死，詩中有「四維不振笑男兒」、「幸存碩果傳閨閣」之句（1-8），死亡成了一項榮耀的冠冕，足以笑傲臨難畏死的男兒。女性在男尊女卑的社會結構下，以生命換取最大的尊嚴與驕傲。貞烈的背後，是多少女性付出了生命血淚，每一篇作品伴隨的是每一個不同而結局又相同的故事，對沈善寶而言，貞烈的事蹟作品如不能紀錄下來，是對這些女子的不公。好友的女兒吞金殉夫，她痛心的寫了一首長篇輓詩，詩中仍然自慚「欲表潛幽愧少文」<sup>51</sup>，因此，讓這些令人肅然而又泫然的女性永遠長留在歷史的一角，當然是《名媛詩話》發潛闡幽，大量收錄貞烈作品的重要目的。

但是，當《名媛詩話》大量的薈萃了女性的作品時，也同時讓女性作了最直接的發聲，訴說出她們自己的故事。她們真實的活著，以各種不同的姿態面對現實命運，不論是婚姻中的受害者，或是傳統觀念的實踐者，因為無可選擇，女性的身分註定了必須承擔的宿命。沈善寶與這些女子一樣接受這個社會行之既久的價值，而在順受這個命運派定的角色時，沈善寶有心記錄了女性的才命之歎、性別省思、寫作的困境，以至貞烈的悲情。飽含血淚的筆花，書寫了痛苦的女性經驗，突顯了女性集體的命運與無助的處境，也建構了才女們在父權社會裏的掙扎景象，為自己、也為女性的歷史作了最好的見證；至此，《名媛詩話》恐怕再也不能單純的視為只是一本在詩話潮流裏談詩論文的個人著作了。

#### 四、志士與學人：別具襟懷器識的女性圖譜

閨閣女子因教育及環境的限制，所能關心的不過是個人週遭的事物，《詩經·斯干》所言：「無非無儀，惟酒食是議」，劉向《列女傳》所強調的婦人「有閨內之修，而無境外之志」<sup>52</sup>，都宣告了婦女的職責在家庭，而不在社會公共事務上。然而，花木蘭、黃崇嘏女扮男裝的故事在戲曲中流傳，清代由

<sup>50</sup> 《鴻雪樓詩初集》卷8〈龔烈婦朱茲洲女史輓歌〉，頁9。

<sup>51</sup> 同前註。

<sup>52</sup> 漢·劉向《列女傳》（台北：廣文書局，1979），卷1〈母儀傳·鄒孟軻母〉，頁9。



女作家執筆的戲曲、彈詞更建構了才識卓越、不讓鬚眉的女性<sup>53</sup>。沈善寶的好友吳藻，即曾撰寫《喬影》雜劇，以扮裝方式抒發懷抱<sup>54</sup>；好友許延初的母親梁德繩，亦補續陳端生的《再生緣》彈詞<sup>55</sup>。虛構的故事流露了女作家對女性身份的質疑，也滿足了女性建功立業的幻想。而在沈善寶的詩詞中，也同樣可以看到她對歷史上或傳說中傑出女子的吟詠，如花木蘭、洗夫人、梁紅玉、秦良玉、曹大家、班婕妤、謝道韞、宋若昭、蘇若蘭、黃崇嘏、紅拂、紅綃、紅線等人。她詠謝道韞「殺賊雄心屬女兒」<sup>56</sup>，詠紅線「閨閣由來多義俠」<sup>57</sup>，詠謝娥「寶刀快抉讎人首」<sup>58</sup>，西湖憑弔岳飛墓，卻稱頌「女兒亦是萬人雄」<sup>59</sup>，憑弔韓世忠，而強調「當年鼙鼓勞巾幗」的梁紅玉<sup>60</sup>，對女性智勇雙全的稱頌，流露了沈善寶的女英雄情結。

沈善寶的生命歷程鍛造了她勇敢堅強的個性，她孤身赴京時，即曾豪氣干雲的自許「要將文字動公卿」<sup>61</sup>，當聽聞邊陲失守時，更慷慨高歌「壯懷忘巾幗，絕域夢封侯」<sup>62</sup>。不讓鬚眉，與男性爭雄可以說是沈善寶潛意識中的自我，顧太清即推崇她「平生心性多豪俠，辜負雄才是女身」、「佳句讀來嫌太儼，憐君空負濟川才」<sup>63</sup>。她的作品豪雄奔放，疏朗爽逸，「平生有熱血，肯為爾消融」二句，可以說是沈善寶性情的自我寫照<sup>64</sup>。雖然她自稱「鹵莽」

<sup>53</sup> 參見譚正璧《中國女性文學史》（天津：百花文藝出版社，2001），頁345-432；鄭振鐸《中國俗文學史》（上海：上海書店，1984），頁348-383；胡曉真《才女微夜未眠——近代中國女性敘事文學的興起》（台北：麥田出版社，2003），頁87-129；華瑋《明清婦女之戲曲創作與批評》（台北：中央研究院中國文哲研究所，2003），頁97-153。

<sup>54</sup> 清·陳文述《西泠閨詠》（清光緒13年西泠翠螺閣重刊本）卷16〈花簾書屋懷吳蘋香〉：「嘗寫『飲酒讀騷圖』小影，作男子裝，自填南北調樂府，極感慨淋漓之致，託名謝絮才，殆不無天壤王郎之感耶！」頁2。

<sup>55</sup> 清·陳文述《西泠閨詠》卷15〈繪影閨詠家□□〉，□□指陳端生，所撰《再生緣》未完，「許周生梁楚生夫婦為足成之」，頁10。相關考證參見陳寅恪〈論再生緣〉，《陳寅恪先生論文集》（台北：九思出版社，1977），頁1041-1043；葉德均〈《再生緣》續作者許宗彥梁德繩夫婦年譜〉，《戲曲小說叢考》（北京：中華書局，1979），頁696-742。案：沈善寶與許延初往來密切，為梁德繩家宴雅集之座上客，參見鍾慧玲〈清代女作家沈善寶年譜初篇〉，《東海中文學報》第19期，頁195-228。

<sup>56</sup> 《鴻雪樓初集》卷5〈續題仕女圖·謝道韞〉，頁6。

<sup>57</sup> 《鴻雪樓初集》卷3〈紅線〉，頁2。

<sup>58</sup> 《鴻雪樓初集》卷4〈謝娥〉，頁23。

<sup>59</sup> 《鴻雪樓初集》卷3〈弔岳武穆王〉，頁12。

<sup>60</sup> 《鴻雪樓初集》卷3〈弔韓蕡王〉，頁12。

<sup>61</sup> 《鴻雪樓初集》卷5〈抵都口占〉，頁9。

<sup>62</sup> 《鴻雪樓初集》卷2〈秋夜〉自注：「時西陲四城失守」，頁2。

<sup>63</sup> 顧太清《天游閣詩集》，張璋編校《顧太清奕繪詩詞合集》（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8）卷7〈哭湘佩三妹〉，頁169；卷4〈題錢塘女史沈湘佩鴻雪樓詩集二首〉其一，頁96。

<sup>64</sup> 二句為沈善寶詠《冰盃》結句，《名媛詩話》卷7云：「李寄母賞其豪邁」，頁16。全詩見《鴻雪樓初集》卷6，頁8。

(8-14)，但也可以看到她疏闊不拘的個性。可能也因為這樣的個性，她的人緣極好，交友廣闊。而這份個性，也似乎使她在選取作家作品時特別留意於有識見的女子，對於豪邁沉雄的作品也多所青睞。她似乎有意避開女性作品可能淪於狹窄或單一的寫作風格，亦因如此，我們也看到她在詩話中呈現了一群脫盡脂粉氣、不讓鬚眉的才女佳人。

《名媛詩話》中著錄了明末清初畢著與沈雲英的英雄事蹟，二人皆曾率兵深入敵營，為父報仇。沈雲英未有詩句流傳，畢著〈紀事詩〉末段數句有言：「相期智勇士，慨焉賦同仇。蟻賊一掃盡，國家固金甌。」(1-2) 殺賊報國，與男兒同；二人合傳並列，是沈善寶對女英雄的敬意。此外，奉天鐵嶺許氏精韜鈴，善於騎射，率兵助夫征戰，「每自結一隊，相為犄角，以故戰功居最」，曾脫簪犒師，剿殺叛軍，屢建戰功，後不幸中礮，壯烈犧牲，獲頒優卹，追賜雲騎尉。許氏有〈馬上歌〉，云：「快馬輕刀夜斫營，健兒疾走寂無聲。歸來金鐙齊敲響，不讓鬚眉是此行。」(1-14)，善寶謂其「俠氣豪情，溢於楮墨」，諸人皆是亂世中的女英豪，是閨閣中的異數。道光二十一年(1841)，沈善寶聽聞南方局勢混亂，災民無數，憂心忡忡，作詩感懷，有云：「傳來風鶴真堪恨，想到饑鴻倍可憐。安得孝侯三尺劍，海氛頃刻靖南天。」<sup>65</sup> 善寶當然無法騎馬殺敵，《名媛詩話》的收錄，似乎彌補了她的英雄夢，而三位女將也成為重要的標誌，在濟濟才女中，戰場上的建功立業，女性並未完全缺席。

然而，女英雄畢竟太少，上馬殺賊更是出現在戲曲小說裏的情節，但是，關懷國家大事，講求經世致用之學，卻是可以做到的，《名媛詩話》記錄了不少這樣的女子。如：蔡琬才識過人，車履所至，幾半天下，丈夫高其倬「奏疏移檄，每與夫人商定」，善寶稱其「閨閣中具經濟才者」(1-14)；顧若璞與閨友宴坐，「則講究河漕屯田、馬政邊備諸大計」，所著文章「多經濟大篇」(1-1)；其媳丁玉如，亦「慷慨好大略」，曾與丈夫酒間論天下大事，「以屯田法壞為恨」，足食足兵的高論，悉錄入《名媛詩話》(1-19)；張媿音曾撰詞意激烈的檄文聲討逆賊李自成，「讀者如聽易水歌聲」，沈善寶雖未見此文，然仍記載之；惲珠「於經濟治體，無不通達，尤明心學」(5-2)；至於與沈善寶同時之女作家，亦有能論天下事者，如：寧古塔如亭夫人「兼能騎射，

<sup>65</sup> 《鴻雪樓初集》卷8〈聞杭信感成〉，頁6。

識見過人」(8-1)、丁芝仙「胸有經濟之學，閱歷半天下」(續集下-6)，項祖香「於書無所不通，口若懸河，胸藏奇氣」(續集中-5)；汪嫔曾撰文記其從嫂曹孺人「遇事有斷才，最知兵法。偶論及，皆與古人暗合，《孫子》十三篇，能一一得其甚解。」(11-3)大篇論強兵強國的文字，《名媛詩話》全部收錄，並稱譽「曹孺人論兵之精當，太宜人記事之簡潔，皆巾幗偉人也」(11-4)；汪嫔本人亦是學力宏深，能闡發經典奧義，善寶稱其「集中多知人論世經濟之言，洵為一代女宗。」(11-1)。其實沈善寶亦具知人論世的學養，李世治曾聞名拜訪，稱其「吐屬風雅，學問淹博。與之談天下事，衡量古今人物，議論悉中窾要。」<sup>66</sup>，可知其胸襟見識。沈善寶詩集中每見對國家局勢的關心，嘗自言：「莫笑憂多同漆室，恨難踏浪斬長鯨」<sup>67</sup>。沈善寶周圍的親友亦多能談論天下事者，如義母史太夫人，「年近八旬，神明不衰。議論天下事，瞭如指掌」(7-1)；與好友拜訪潘素心，記其慷慨議論時事，有「蛾眉獨抱英雄志，國事關心白髮催」詩句<sup>68</sup>，頗見崇仰之意。沈善寶常與好友張孟緹談論國事，二人「論夷務未平，養癰成患，相對扼腕」(8-13)，曾合作完成一首〈念奴嬌〉，上片為孟緹所寫，中有「塞雁驚絃，蜀鵑啼血，總是傷心處。已悲衰謝，那堪更聽鼙鼓」，下片為善寶所成，有云：「聞說照海妖氛，沿江毒霧，戰艦橫瓜步」、「壯士衝冠，書生投筆，談笑擒夷虜。妙高臺畔，蛾眉曾佐神武」，一沉著，一豪壯，皆表達了女性對國事的關懷與為國效力的心願。善寶形容孟緹，「弱不勝衣，而議論今古之事，持義凜然，頗有烈士之風」(8-14)。這些關懷國家局勢，又能議論縱橫的女子，誠如她形容潘素心「論時事，激烈慷慨，直巾幗英雄，恐鬚眉聞之生愧也」<sup>69</sup>，早已跳脫了傳統閨閣女子的形象，甚至也超越了一般的文人雅士，她們的表現毋寧更像熱血澎湃的愛國志士。

論政言兵，心繫天下事，固可見其器識胸襟之不凡，而作品能反映時事，著眼民生疾苦，為社會寫實者，則同樣難能可貴。沈善寶云：「古詩閨閣擅場者，雖不甚少，而暢論時事恍如目睹者，甚難多得。」(2-8)高景芳的〈輸

<sup>66</sup> 《鴻雪樓初集》道光8年李世治〈序〉，頁1。案：李世治字怡堂，山東壽光人，道光8年(1828)，收沈善寶為女弟子，後又收為義女。參見鍾慧玲〈清代女作家沈善寶年譜初篇〉，《東海中文學報》第19期，頁195-238。

<sup>67</sup> 《鴻雪樓初集》卷7〈秋夜聽雨呈外〉，頁14。

<sup>68</sup> 《鴻雪樓初集》卷8〈立春後三日偕孟緹伯芳謁虛白太夫人即承惠詩依次奉和〉其三，頁1。

<sup>69</sup> 同前註。

租行〉，描寫農民被官吏欺壓剝削的悲情，《名媛詩話》讚其能「切中民間疾苦」，並推崇其詩集「筆力雄健，巾幗中巨擘」（2-8）；又載錄馬士琪的〈霖雨吟〉（2-8）、黃克巽的〈棄兒行〉（2-9），二詩寫天災凶年，百姓流離失所，以至賣兒鬻女的慘狀。又如王蘭修睹飢婦的題壁詩有感而和之（10-11），高鳳樓詩中感嘆風俗的奢靡（續集中-8）。這些作品對統治者有強烈的批判，關懷的層面皆觸及社會最貧弱的百姓。至於反映局勢的動亂，《名媛詩話》中亦有相當的選取。方維儀的〈旅夜聞寇〉、方琬的〈避亂舟中寄弟〉描寫喪亂的動盪不安（3-1、2）；杭溫和的〈賊情〉，寫嘉慶十一年教匪之亂（5-15）；王韞徽寫川匪逼境，野哭千家（5-22）；潘素心〈辛丑初冬病愈感時示兒輩〉八章有「黃紙求賢詔，紅旗禦海兵。妖氛驕悍甚，何必覓長生」之句（7-5），流露了以國家安危為重的情懷；陳靜宜的〈擬古征人怨〉有「生靈枉墮蟲沙劫，將吏初無守禦謀」（9-17），則批判了戰爭及將吏的無能。陳靜宜曾寄詩予善寶，善寶感喟「閱之覺慷慨愈深，時事使然耶！」（續集下-16），《名媛詩話》中收錄陳靜宜相當多反映時事的作品。一般而言，女性的作品通常關注於個人化的題材，就沈善寶而言，她的《名媛詩話》其實在證明女性對國家時事雖然不能實際參與，但是心繫蒼生，憂時傷亂的襟懷並不下於男子，她們逾越了閨閣的侷限，展現了更大的視野和心胸。

此外，《名媛詩話》中喜強調並突顯有見識的女子，尤其是藉著詠史、懷古的題材呈現出來。議論的深度、思考的觀點都是沈善寶所著意的。如桐城吳氏「好讀歷代史鑑」，其〈金陵懷古〉中詠南朝齊、梁、陳三朝，可見其論興亡、寄慨嘆的深意（1-12）；鄒蕙貞的〈詠伍子胥〉、〈宋太祖〉、〈金陵懷古〉諸詩，善寶評為「識高氣爽，清絕纖塵」（4-21）；徐璇精於史鑑，〈雜詠〉、〈燕子樓〉諸詩，善寶稱其「工於詠古」（8-21）；郝豐的〈讀史〉，善寶譽之「頗有奇氣」（3-23）；何玉瑛的「詠史諸作，頗見特識」（3-12）。此外，如李含章的〈讀晉史〉（4-1），長白納蘭氏的〈詠四皓〉、〈孟嘗君〉，吳靜的〈詠史〉，滿洲瓜爾佳氏的〈讀漢書偶題〉（4-23），邵淵潤的〈詠魏武〉（11-6），何佩芬的〈八陣圖〉、〈再過赤壁〉、〈汴梁詠古〉、〈潼關〉諸詩（續集上-16），吳藻十闋〈滿江紅·詠古〉錄其八闋，善寶稱其「敲金戛玉，氣韻沉酣，為之心折」（續集中-16）；吳喜珠的〈粵城懷古〉，以長篇五古歷數廣東的傳說與歷史掌故，繁富雄麗，並以「江山豈許偏安藉」、「唾

壺敲落玉釵痕」作結，表現其慷慨灑落的氣魄（2-13）。倪瑞璿詩斥馬士英「奸雄兩字惜稱君」，善寶認為確論，並引發了一段共鳴（2-25）。張綸英〈讀史偶成〉有云：「古來爭戰能幾時，百萬蒼生慨枯骨。殺伐原非上帝心，凶殘終藉王師滅。」流露出對歷史、對戰爭的反思和批判（8-9）。周庚與嫂論《三國志》、與夫婿論《離騷》，善寶稱其「清老」（1-19）。汪端精於史學，《自然好學齋詩鈔》詠史懷古多長篇巨製之作，其〈元遺臣詩〉十二首、〈張吳紀事詩〉二十五首<sup>70</sup>，又選明詩三十家後各有題詠<sup>71</sup>，皆為大型組詩。《名媛詩話》以大篇幅載錄其詩，並連聲讚歎：「多知人論世之識」、「取材宏富，比例精當」、「悱惻芬芳，閨中罕有其匹」（6-5、6）；汪端長篇議論蜀帝未立孫夫人，遂種漢業不振之因，沈善寶大表欽服，並發表自己讀《三國》時亦有同感：「每恨昭烈不迎孫夫人，而別立吳后。孫夫人仍為昭烈死節，而後主亦未加尊諡。後人亦未有論及者，不勝扼腕。茲讀所論，不禁五體投地。」二位女作家同樣都關注到了這段歷史的盲點，從女性的視角出發，抉發出人所未見之論。沈善寶稱汪端「議論古人，具有特識」，論史亦「議論英偉，可破拘墟之見」（6-6、7），沈善寶可謂是汪端的知音了。

事實上，詠史懷古之作，必須對歷史有相當的了解，也必須有自己的論點，此皆非學養深厚者莫能辦。歷史書寫的權力向來由男性所掌握，而詮釋歷史，評騭古今，亦為男性所專擅。《名媛詩話》中大量蒐羅女性對歷史的吟詠，不僅見出女作家對此題材的擅長，也證明了女作家學識的廣度與思想的深度，甚至亦有超越男性對歷史的詮釋。她們涉入了男性領域中的大我敘寫，擺脫了女作家僅能著墨於家庭題材的刻板印象，且能出入今古，縱橫論述，有識度，有鑑衡，學養胸襟不遜於男子。沈善寶的標舉，刻意呈現了這群不同凡響的女性，也為清代詩壇女性增添了鮮明的色彩。

除了詠史懷古突顯了女性的學養外，對人情的閱歷、世態的炎涼，有深刻的體會與見解的女子，也是沈善寶再三讚揚的。如李國梅的〈將進酒〉，從歷史剖析人情反覆，世路崎嶇，歸結於生活的知足常樂，沈善寶直言喜其詩，全詩照錄（2-11）。言靜媛的〈感時〉，是看到富貴人家的過眼雲煙，有感而發（續集上-9）；陳靜宜的「把卷愛看高士傳，含毫羞賦女郎詩」、「浮生總為

<sup>70</sup> 分見汪端《自然好學齋詩鈔》（清同治13年重刊本），卷7，頁5；卷6，頁1。

<sup>71</sup> 汪端《自然好學齋詩鈔》卷4〈選明三十家詩成各題一律於後〉，頁14。



利名驅，誰識清閒福有餘」諸句，善寶認為「高懷卓識，殆不可及」（9-17）。鍾令嘉勸子蔣士銓辭官歸鄉，遠害全身，有〈自題歸舟安穩圖〉詩（2-20）；史太夫人詩教其子移孝作忠，善寶亦稱其「高懷卓識，非流輩所及」（7-1）。郭步蘊〈詠萍〉詩有「憑他無限風波惡，只可高低不可沉」之句，善寶稱「讀之令人凜然」（7-19）；又如汪嫫力主張女子須博覽典籍，厚植學力，她以「經史苟旁通，萬卷盈胸臆」、「嫫嫫二字形從女，閨閣如何不讀書」勗勉閨閣中人（11-3、4）。這些女作家的吐屬沒有所謂的「香奩脂粉」的習氣，在立身處世、人情世故上自有其立場格調。沈善寶的詩集為時人稱道，謂其「揆度事理，言中有物，一空前人窠臼，尤徵卓識，非裁紅刻翠者所能望其肩背。」<sup>72</sup>其識力卓然，亦無怪乎於此多所致意。

此外，紀行詩的載錄，也突顯了《名媛詩話》選取題材的偏好。紀行詩主要在寫旅途的險阻及其見聞感懷。杜甫流寓隴蜀時，山水紀行詩的成就達到高峰。一般而言，女性較少機會遠遊，能夠跋山涉水，歷經險阻的機會並不太多，駱綺蘭即感慨女子身在深閨，見聞既少，「無山川登覽，以發其才藻」的歷練<sup>73</sup>。沈善寶早年負擔家計，奔波於道，即有紀行詩作，後省親津門、隨宦山西亦皆有相關作品<sup>74</sup>。切身的經驗，也可能使她注意到女性攀越山嶺、橫渡川江的行旅經驗及感發。張孟緄自武昌返京，有詩一冊，記其旅蹤，沈善寶謂：「讀之沉雄渾厚，似少陵入蜀後所作。益信江山之助，不可少也。」（續集上-15）可見她相信行旅經驗有助寫作格局的提昇。而崎嶇艱辛的旅程，使得女性的作品也多了嶄奇磊落的美感。如蔡琬的〈關鎖嶺〉、〈辰龍關〉，沈善寶稱其「雄健」（1-14）；沈綺的〈大風泊舟包山〉，寫波濤洶湧，驚人心魄，善寶稱其「筆情超邁」、「蒼勁」（1-22）；王慧的〈謁禹陵〉五言排律，共一百八十字，更被譽為「沉雄深厚，尤為傑構」（2-6）；錢孟鈿的〈潼關懷古〉、〈昆明池懷古〉，以及〈蜀中〉、〈秦中〉諸作，更是悲壯警動，「縱橫排募，直入唐人之室」（3-11）。孫雲鳳的〈巫峽道中〉，興起歷史情懷，詩筆「蒼老」（4-10）；張鳳的〈觀海〉詩，長達百餘言，氣勢豪放，揮灑自

<sup>72</sup> 《鴻雪樓初集》佟景文（1776-1836）道光16年序，頁1。

<sup>73</sup> 駱綺蘭，《聽秋館閨中同人集·序》，《歷代婦女著作考》〈附錄〉，頁939。

<sup>74</sup> 如《鴻雪樓初集》卷2〈舟次望金焦兩山〉，頁4；卷5〈曉渡揚子江〉，頁9；卷9〈張家灣道中〉、〈安平道中〉，頁8；卷9〈武清道中曉行〉，頁11；卷13〈雄縣曉發寄都中諸閨友〉、〈過趙北口〉、〈景州道中遇風〉、〈嶧山道中〉，頁13-14。

如（4-24）；張綸英〈題雲峰山鄭道昭石刻〉百言五古，深沉凝鍊（8-9）；陳蕙蓮〈蘭州道中放歌〉，七古長篇，近二百言，頗能將道中的險峻盤曲寫出，沈善寶稱其「履危涉險之狀，能一一寫出，可謂筆補造化矣」（11-16）。紀行詩的創作，標示了閨閣女子的特殊的生命經驗與風格。

紀行詩的寫作，意味了女性活動空間的移動與拓展，旅途的辛勞、身心的困頓，對女性都是莫大的考驗，但是，特殊的歷險過程開拓了視野，體認了自然山川的雄偉，而新奇的風土人情也更豐富了閨閣的知識<sup>75</sup>。《名媛詩話》的選取，固然證明清代女作家題材的層面已非傳統的範疇，同時似乎也有意呈現出這些走在山川道中，別有面目的女性形象。她們模山範水，自有雄渾的力道和恢闊的氣魄，她們與男子一樣，面對奇險的旅途記錄了自己的行跡，也書寫了對大自然的敬畏與讚嘆。

《名媛詩話》中著錄了許多胸襟器識不凡的女作家，她們俠情豪壯，心懷天下，評騭古今，洞燭世態，能在歷史的縱深裏，發抒己見，也能在現世的時空中，心繫民生疾苦，並在行旅中觀照自我的歷險經驗。她們表現出所謂「男性化的感情」<sup>76</sup>，要證明的是，男子所到之處，女子亦能臻至。透過沈善寶的選取，這些足可與男子並駕齊驅的女作家，「才女」一詞已不足以稱之。《名媛詩話》中稱她們為「巾幗中巨擘」（2-8）、「巾幗偉人」（11-4）、「閨中傑士」（續集中-5）、「女中之儒」（5-2）、「一代女宗」（5-8），認為她們「洵通才也」（續集下-6）、「其識見不類巾幗」（11-13）、「有學有識，小儒咂舌」（3-13）、「即鬚眉大家，亦當卻步」（6-5）。她們是詩人、是勇士、是學者、是有識之士，「襟抱狹宇宙，形骸束閨閣」<sup>77</sup>，正是證明了性別的框限並無法遏止身心作更高遠更自由的追求，沈善寶本身如此，她在《名媛詩話》裏所建構的女性圖譜亦是如此。

## 五、女宗典範：婦德與女教的傳揚

章學誠（1738-1801）〈婦學篇書後〉有云：「女子生而質樸，但使粗明

<sup>75</sup> 《名媛詩話》卷3載吳縣蔣蕙〈出關八詠序〉云：「余垂髫時，隨先大父宦游大子州吉水水陸諸地，耳聞目見，詭異殊常，惜時方稚弱不能記述，今歸吳門，瞬將十載，偶一追憶，得詩八章，聊誌舊游風土。」，頁22。

<sup>76</sup> 高彥頤著、李志生譯《閨塾師：明末清初江南才女文化》（南京：江蘇人民出版社，2005），頁235。

<sup>77</sup> 郝萱〈示子〉詩，《名媛詩話》卷3，頁23。

內教，不陷過失而已。如其秀慧通書，必也因其所通，申明詩禮淵源，進以古人大體。班姬韋母，何必去人遠哉！」<sup>78</sup> 強調真正有才學的女子，其言行必能合乎詩禮。《名媛詩話》中女作家多有大篇闡述婦德婦職之作，似乎正印合了這個說法。雖然，《名媛詩話》突顯並建構了一群才識可與男性爭雄的女子，但是，對婦德與女教的宣揚，顯然也是不遺餘力。看似矛盾，卻也不難理解。對沈善寶而言，「才」與「德」的結合，是必要的也是當然的。

《名媛詩話》中著錄許多女作家的教誡，如：蕉園七子之一的柴靜儀，教導長媳朱柔則「潛龍慎勿用，牝雞乃貽羞。寄言閨中子，柔順其無憂。」（1-9）；錢鳳綸以揚雄作〈二十五箴〉未論女子，乃作〈彤管箴〉補之（1-9）；沈蕙玉有〈自箴〉四言詩四章，旨在論婦人的立身之道，涵蓋了德言容功四德，其中有云：「牝雞司晨，厥家用損」、「幽閒貞靜，曰配君子」，沈善寶謂讀其詩，「知其情性端淑也」（3-7）。廣東陽山李氏所作〈婦誡〉、〈訓婢〉，共約六百字，從「出嫁事舅姑，恩義同父母」開端，申論「服勞本婦職，勿厭執箕帚」、「夫為妻之綱，妻亦與夫齊」，以至「賢母篤義訓，心殫志自舒」，分從媳婦、妻子、母親的角色論述；至於〈訓婢〉則是教導晚輩女性親屬如何管理婢僕，「矜愚加訓誨，赦過策勞動」，並要體恤這些「竈下潛悲辛」、「彼亦人子身」的僕人，沈善寶稱其「皆可為閨中格言」（3-8、9）。紀瓊身教兼言教，撰四首四言詩訓誡媳婦以「仁厚」傳家（2-12）；曾宏蓮則以「夙興思婦職，中饋事何如」，來敘說她奉親教子的生活（5-10）。又如汪嫫〈閨訓篇〉，強調才德並重，重視女子教育，認為「三從有定臬，女誠橫慄慄。熟讀四子書，義理都洞悉。經史苟旁通，萬卷盈胸臆」，至於從事寫作則遵循「偶爾歌詠志，無邪協詩律」、「亦足舒性真，匪求名譽溢」，共達四百餘言，《名媛詩話》比之為「足與曹大家〈女誡〉並傳」（11-2）。陳爾士的《授經偶筆》針對《禮記》〈內則〉、《詩經》〈采蘋〉、〈燕燕〉等篇深入闡發婦職婦德的意義，並說明家族祖訓的實際作法，《名媛詩話》摘錄其論，共約千餘字，稱云：「余見歷來閨媛，通經者甚尠，矧能闡發經旨，洋洋灑灑數萬言，婉解曲喻，援古誡今，嘉惠後學不少，洵唯一代女宗。」並以未得閱讀其相關著述為憾（5-8）。沈善寶高度推崇陳爾士，特別是她從陳爾士的著述中「擇其尤切閨闈者四條於

<sup>78</sup> 章學誠《章氏遺書》卷5《文史通義·內篇》5，頁40，總頁109。

此」，尤可見她不但認同，而且藉以傳揚婦德婦職的用心。更有甚者，《名媛詩話》掇拾史震林《西青散記》中記乩仙牡丹公主事夫貞婉，有求請者云：「懇賜仙章，自陳所以待夫者，爲人間婦訓可乎？」（12-21），所示乩文通篇華詞麗藻，幽約綿邈，承載的仍是世間賢妻事夫之道。

女作家在實際的生活裏也實踐她們道德的教條，《名媛詩話》中多賢妻良母，不乏教誡之作。如：張藻爲畢沅的母親，畢沅出撫秦中，乃作詩箴誡，望其戒慎惕厲，「不負平生學，不存溫飽志」，後高宗南巡，賜以「經訓克家」。沈善寶推崇此長達三百字的詩篇，認爲古來賢母教子成名雖多，然鮮詩文著述，「惟國朝賢母之詩流傳頗盛，而若此煌煌巨篇，無懈筆、無泛句者，亦不多見也。」（2-19）；張淑蓮教子有成，九十壽辰，欣然而謂「慈教敢誇貽禮法，書生須不負科名」（2-23）；慈石老人七十自壽詩告誡兒子「官名父母須慈祥」、「筵前肴酒民膏脂」（2-21）；其他如何玉瑛（3-13）、堃秀（2-17）、孔繼瑛、蔣季錫（2-19）、鍾令嘉（2-20）、富察夫人（7-17）、史太夫人（7-1）等人，皆有相關詩作著錄。又如顧若璞早寡，侍舅孝，訓子嚴，《名媛詩話》稱其：「節行文章爲吾鄉閨秀之冠」（1-2）；顧若憲營救因遭牽連致禍的丈夫，沈善寶稱其「不僅以章句之才也」（2-18）；林佩環詩有「修到人間才子婦，不辭清瘦似梅花」（5-4），何玉瑛「儒者治生原急務，古人隨地有師資」（3-13），馮嫻「李廣當年亦未侯，書生何必苦悲秋」（1-11）等，皆是智慧而又賢明的妻子。此外，貞女烈婦的事蹟，在《名媛詩話》中更佔了重要的篇幅，本文前已列述。而有關孝女賢媳的記載，《名媛詩話》中亦是不勝枚舉。如錢淑（5-21）、鎖瑞芝（6-23）、江月娥（11-5）、邵淵潤（11-6）、張綸英（8-8）、宗梅（11-20）等皆曾割肉療親，「溫恭賢孝，有古淑媛風」的包孟儀（9-10）、「因遭家難，備歷艱辛」的富察夫人（7-16），更曾割肉二次。事實上，沈善寶本人即是婦德的實踐者，她素負「賢孝」之名，結婚後，富察太夫人擔心善寶才高氣盛，特別訓誡她：「尤須孝賢勤儉，勿恃才華而生傲慢。」善寶待前室子女如己出，上下無閒言，富察太夫人乃喜云：「爾能孝慈，無負吾心甚慰」（7-17）；義母過世，善寶更是服喪期年，爲人所稱道<sup>79</sup>。女作家賢淑而又多才學，立德兼能立言，顯然是沈善寶所欲著力的重點，而這些似

<sup>79</sup> 蔡玉生贈沈善寶詩，自注：「余失恃，聞君因義母李太夫人棄養爲服期喪，人以爲難。」，《名媛詩話》卷10，頁26。

乎也對社會所期待的「才女」形象也作了正面的回應。

《名媛詩話》大篇載錄了婦德女教的文字，固然表現了沈善寶對這個社會價值的認同，而從另一個角度而言，其實是昭告世人女子讀書寫作亦有助於世道人心。雖婦人女子亦可以立德而又立言，誠如汪嫫所云：「德厚才自正，才華本經術」（11-2），沈善寶努力證明了這群女作家都是德行端嚴的女子。因此，就沈善寶而言，宣揚婦德，闡述女教，其實同時捍衛了女性寫作的權利。以是觀之，則沈善寶恐怕不僅是才名焦慮而已<sup>80</sup>，可能也有強烈的才德焦慮。

儒家社會的文化傳統，士人的養成教育向來以德為首，「有德者必有言，有言者不必有德」<sup>81</sup>、「恥有其辭而無其德」<sup>82</sup>，強烈的道德意識可以說是儒家文化的核心。而在婦女養成教育上，「德言容功」一直是女教的重要內容，四德之中尤以「婦德」為首，歷代女教莫不奉為圭臬。相對而言，女性的文學教育則是被漠視的，「女子以德為本，而文詞原非所尚也」反映了普遍的心態<sup>83</sup>。明代呂坤所著《閨範》對「文學之婦」的評論是：「文學之婦，史傳所載，班班膾炙人口，然大節有虧，則衆長難掩。無論蔡文姬、李易安、朱淑真輩，即回文絕技，詠雪高才，過而知悔，德尚及人。余且不錄焉，他可知矣。」<sup>84</sup>，嚴峻的選取標準，宣示的是文學之婦必須通過嚴格的道德檢驗，亦即成為才女之前，她必須先是一位德婦。然而不幸的是，「婦德」與「士德」在性別區分的前提下，內容與作法皆有極大的不同，以致愈演愈烈的「奇激之行」甚至成為婦女殉道具體而極至的表現<sup>85</sup>。

明清以來，有關女性才德的論述十分熱烈，女性也加入討論<sup>86</sup>，紛呈的論述證明了才女的興盛已是擋不住的文化現象，也證明了女性在寫作上比男性

<sup>80</sup> 張宏生認為沈善寶有過人的詩才與自信，並有強烈的求名之心，焦慮亦隨之而起。參見張宏生〈才名焦慮與性別意識——從沈善寶看明清女詩人的文學活動〉，張宏生編《明清文學與性別研究》（南京：江蘇古籍出版社，2002），頁828。

<sup>81</sup> 《十三經注疏·論語》（台北：藝文印書館，1965），卷14〈憲問〉，頁1，總頁123。

<sup>82</sup> 《十三經注疏·禮記》，卷54〈表記〉第32，頁9，總頁912。

<sup>83</sup> 清·車鼎晉〈女學序〉，藍鼎元《女學》卷首。

<sup>84</sup> 明·呂坤《呂新吾先生閨範圖說》卷3〈婦人之道〉，《四庫全書存目存書》（台南：莊嚴文化事業有限公司，1995）子部第129冊，頁3。

<sup>85</sup> 清·張廷玉等著《明史》（台北：鼎文書局，1991）卷301〈列傳〉第189〈列女〉一：「輒近之情，忽庸行而尚奇激，國制所褒，志乘所錄，與夫里巷所稱道，流俗所震駭，胥以至奇至苦為難能。」，頁7689。

<sup>86</sup> 參見孫康宜著、李爽學譯〈明清詩媛與女子才德觀〉，《中外文學》21：11，頁52-81，1993年4月；劉詠聰〈中國傳統才德觀及清代前期女性才德論〉，《德才色權：論中國古代女性》（台北：麥田出版社，1998），頁165-251。



有先決條件上的壓力。合理化的說詞成爲女作從事寫作首先要面對的課題，而「務使才與德，相成無相妨」亦成爲女作家寫作道路上的自我警示<sup>87</sup>。然而，清代女作家已不再滿足於深閨吟課，她們與同好結社、追隨名師，企圖跨足閨門以外的空間，其中最受人矚目也招致最多非議的莫過於隨園女弟子了。章學誠至醜詆爲「無知士女，頓忘廉檢」<sup>88</sup>，對這些「何其動耶？何擾擾之甚耶？」的「今之號才女者」<sup>89</sup>，予以最嚴厲的抨擊，斥其「無復男女之嫌，殆忘其身之雌矣。此等閨娃，婦學不修，豈有真才可取？」<sup>90</sup>當然，章學誠「閨閣不當有門外唱酬」的衛道觀點<sup>91</sup>，事實上已經無法適應當時的女學潮流，但是，章學誠的言論仍然代表了部分的社會觀感，對當時的閨閣文壇不能說沒有警惕的作用。道光年間，閨壇由惲珠（1771-1833）主導編選的《國朝閨秀正始集》，代表了女界的正統，可以說呼應了章學誠對婦學的理念<sup>92</sup>。

《國朝閨秀正始集》既名「正始」，即在遙應經典，合乎詩教，標明「無慚女史之箴，有合風人之旨」<sup>93</sup>，因此，不錄青樓失行之作<sup>94</sup>；惲珠還輯錄古代女子之嘉言懿德，編纂《蘭閨寶錄》一書。沈善寶推崇二書，譽爲「閨中之文獻」（5-2）。《名媛詩話》大量參考了惲珠的選集，特別是有關青樓詩作的選取，仍舊依循惲珠的採錄，態度可說是謹慎而保留<sup>95</sup>。另外還值得注意的是，《名媛詩話》中收錄了隨園女弟子的詩作，僅在「孫雲鳳」一則中稱其爲「隨園弟子之翹楚」（4-10），他如席佩蘭、金逸、張玉珍、戴蘭英等則未特別言其隨園弟子身分，甚至在京城與沈善寶往來密切的前輩作家潘素心，或者神交馳慕的歸懋儀，《名媛詩話》中載錄了她們許多作品，亦隻字不提<sup>96</sup>。

<sup>87</sup> 張淑蓮〈孫女輩學詩書示〉，惲珠《國朝閨秀正始集》卷15，頁2。

<sup>88</sup> 章學誠《章氏遺書》卷5《文史通義·內篇》5〈婦學篇書後〉，頁39，總頁108。

<sup>89</sup> 章學誠《文史通義》卷5《文史通義·內篇》5〈婦學〉，頁38，總頁108。

<sup>90</sup> 章學誠《章氏遺書》外編卷3《丙辰劄記》，頁63，總頁894。

<sup>91</sup> 同註89，頁36，總頁107。

<sup>92</sup> 惲珠駁斥女子不宜學詩的說法，但也承認閨閣詩教日墮的現象：「大雅不作，詩教日漓，或競浮艷之詞，或涉纖佻之習，甚且以風流放誕爲高，大失敦厚溫柔之旨。」，見《國朝閨秀正始集》〈弁言〉，頁1。

<sup>93</sup> 惲珠《國朝閨秀正始集》〈弁言〉，頁2。

<sup>94</sup> 《國朝閨秀正始集》〈例言〉：「青樓失行婦人，每多風雲月露之作，前人諸選，津津樂道，茲集不錄。」又云：「然如柳是、衛融香、湘雲、蔡閨諸人，實能以晚節蓋，故遵國家准旌之例，選入附錄，以示節取。」，頁5。

<sup>95</sup> 《名媛詩話》卷12有關青樓詩作，收錄柳如是、徐橫波（顧媚）、卞玉京、董小宛、衛融香、蔡閨、湘雲七人的作品，除徐橫波外，皆見於《國朝閨秀正始集》〈附錄〉。

<sup>96</sup> 有關陳文述碧城女弟子，《名媛詩話》卷10，稱「碧城女弟子合刻清新華麗，不下隨園」，頁11，並舉王蘭修詩；其下數條皆爲碧城女弟子，亦未再標明。然至陳文述妻「管靜初」條則更言「海內知名閨秀數十人，問字碧城，時相酬倡」，頁15。二者著墨濃淡，顯然有別，此中原因，實堪玩味。

隨園頗受爭議的行徑，在沈善寶筆下亦似有所顧忌，隨園女弟子的標籤已不鮮明，被章學誠所譏評的「無知士女」也當然不存在。《名媛詩話》所收自有其純淨度，其中更摘錄了汪嫔與媳婦論女子作詩，強調須合乎詩教，「若止吟風弄月，摘藻求工，而香奩脂粉氣流溢楮間，真性情杳不可窺，不但違三百篇之旨，下筆先自覺無味，後人安得而珍重之。」，汪嫔更進一步指出「近日閨詠甚多，明此意者少」，並令其媳「於此三致意焉，思過半矣」。汪嫔本在箴誠媳婦，刊載於《名媛詩話》上，則更像是對當時的閨壇提出針砭（11-4），身為選政者兼詩評者，沈善寶似乎也意在扭轉「今之婦學，轉因詩而敗禮」的惡評<sup>97</sup>。

沈善寶當然了解女性才華的可貴，但也體認彰顯婦德的必要性，如她所選錄湯清玉〈節烈吟〉：「我願萬世閨中媛，見我此詩激勸勉」（11-15）傳達了女界共同守護的價值，沈善寶顯然是認同的。她認真的照錄了許多道德詩篇，記載許多堪為傳揚的事蹟，一方面呈現了這些才女對婦德的詮釋與實踐，一方面也證明了這本薈萃才女作品的詩話，並未違背傳統女教，在日益氾濫的「才女」現象中，反而承擔了一項推動指導的工作。

沈善寶和她所推崇的惲珠一樣，選政者的刪裁獎譽，成了一種權威與權力，她們都不約而同的建構了才德兼備的理想女性典範<sup>98</sup>。沈善寶本身才德雙修，「德言兼備」<sup>99</sup>，極受肯定，「百行俱完三絕備」、「吟壇宗主」（續集上-3）的身分條件使她更具權威性和說服力。在儒家思想的軌道上行進，《名媛詩話》運用了「才」、「德」並行，宣揚了女才，也同時鞏固了傳統婦德的價值，建構了足為後世模範的賢德婦女，也使她這本專著得到更多的認可。如秦煥稱頌《名媛詩話》：「十二卷中所載，信乎德必有言。性情之章，修齊之助也；學問之什，陶淑之原也；贈答之文，道義之範也；感慨之語，名節之箴也。傳在古人，勸在今人，覺在後人，厥功偉哉！」<sup>100</sup>，即連她的前室子武友怡也強調此書「訪輯成編，並附載節烈事實，海內名媛讀是編者，知必有中

<sup>97</sup> 章學誠《章氏遺書》卷5《文史通義·內篇》5〈婦學〉，頁38，總頁108。

<sup>98</sup> 有關惲珠的討論參見曼素恩（Susan Mann）著、楊雅婷譯《蘭閨寶錄：晚明至盛清時的中國婦女》（台北：左岸文化，2005），頁205-237。

<sup>99</sup> 《鴻雪樓初集》道光16年（1836）丁佩序，頁2。

<sup>100</sup> 《名媛詩話》光緒2年（1876）秦煥序。

心嚮往者矣。」<sup>101</sup>，鄞縣張美翊亦肯定此書：「於表章節義貞孝，尤再三致意。其所纂錄，非聊爾流連光景，揆張風雅之作。因勸沈君，亟付校印，庶於女學，有萬一之助。」<sup>102</sup> 這是男性讀者的讀後心得重點，反映的是面對龐大的才女群體時，才德焦慮恐怕已非女性所獨有，而是那個還來不及改變體質的社會所共有的集體負荷。沈善寶可以看到性別的框架窒息了女性才華的生機，但是，她卻無法看到婦德內容的狹隘也同樣扼殺了女性的發展。她雖然有性別的意識，卻無法直指問題的核心；因此，她僅能呈現女性的命運呼告，還無法質疑這個社會的結構；她同情婚姻中受害的女性，但是卻又一再為「夫為妻之綱」幫腔。沈善寶的《名媛詩話》呈現的這個矛盾現象，也正是沈善寶、惲珠那個時代的女性所面臨的共同困境。

## 六、結語

沈善寶的《名媛詩話》開闢了女性文學的場域，保存了大量清代女作家的作品，建立了女性文學的譜系。作為女性身份的閱讀者與批評者，由於主體性的確立，沈善寶更能體察女性在寫作上的邊緣地位，發掘並關懷幾乎被遺忘的女作家；而從自身的經驗出發，以女性的視角觀看，也使她透過集體的連結，揭開女性共同的命運與困境。《名媛詩話》可以說展現了女性書寫的力量，在歷史的時空裏保留了女性自己的履跡。

《名媛詩話》建構了清代女作家的豐富的樣貌，她們吟詠唱和，各逞才藻，勾勒了清代女性的文學活動。她們充滿自信，又能別具襟懷，跨足男性的領域，擺脫閨閣的拘限；但是，另一方面又以婦德自飭，建立女宗典範，在性別發展的過程裏，形成自覺與自制、抗拒與妥協、奔流與洄瀾相互激盪的場景。《名媛詩話》裏的女性建構，其實包含了沈善寶的自我建構。她全面肯定女作家的作品，建構了才、識、德三者皆備的理想女性。雖然從屬地位並未改善，前二者仍然受到後者的制約，畢竟，她們為自己爭取表現的空間，證明女性不容忽視的存在。《名媛詩話》裏隱含了這份湧動的女性力量，似乎醞釀著一場蓄勢待發驚動天地的變局。沈善寶在完成十二卷的詩話時，自云：「劍氣珠光，奉

<sup>101</sup> 《名媛詩話》卷末後識。

<sup>102</sup> 《名媛詩話》民國10年（1921）張美翊〈題詞〉，見《名媛詩話》八卷本，民國12年（1923）排印本。

揚貞德，詎敢論文乎」(11-26)，雖然是謙詞，卻透露了這部詩話所承載的責任。因此，無論是女性的文學史，或者是性別的發展史，《名媛詩話》已經為她的姊妹們做出了最誠摯的貢獻。

## 參考書目

### 傳統文獻

1. 《十三經注疏·論語》，台北：藝文印書館，1965年。
2. 《十三經注疏·禮記》，台北：藝文印書館，1965年。
3. 漢·劉向，《列女傳》，台北：廣文書局，1979年。
4. 唐·宋若昭，《女論語》，收入《古今圖書集成》第395冊，台北：鼎文書局，1976年。
5. 明·呂坤，《呂新吾先生閨範圖說》，收入《四庫全書存目存書》，台南：莊嚴文化事業有限公司，1995年。
6. 清·張廷玉等著，《明史》，台北：鼎文書局，1991年。
7. 清·藍鼎元，《女學》，清康熙五十一年(1712)刊本。
8. 清·法式善，《梧門詩話》，台北：廣文書局，1973年。
9. 清·蔡殿齊編，《國朝閨閣詩鈔》，清道光二十四年(1844)琅嬛別館刊本。
10. 清·陳文述，《西泠閨詠》，清光緒十三年西泠翠螺閣重刊本。
11. 清·章學誠，《章氏遺書》，台北：漢聲出版社，1973年。
12. 清·惲珠，《國朝閨秀正始集》，清道光十六年(1836)紅香館刊本。
13. 清·汪端，《自然好學齋詩鈔》，清同治十三年(1874)重刊本。
14. 清·沈善寶，《鴻雪樓初集》，清刊本。
15. 清·沈善寶，《鴻雪樓初集》，民國十三年(1924)排印本。
16. 清·沈善寶，《名媛詩話》，清光緒鴻雪樓刊本，收入《續修四庫全書》第1706冊，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2年。
17. 清·沈善寶，《名媛詩話》，民國十二年(1923)沈補愚據鈔本排印本。
18. 清·顧太清，《天游閣集》，張璋編校《顧太清奕繪詩詞合集》，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8年。

19. 清·邱心如，《繪圖筆生花》，收入《中國近代小說史料彙編》，台北：廣文書局，1980年。
20. 清·丁申、丁丙編，《國朝杭郡詩三輯》，清光緒十九年刊本。
21. 清·劉聲木《菴楚齋隨筆續筆三筆四筆五筆》，北京：中華書局，1997年。

## 近人論著

1. 王力堅，《清代才媛文學之文化考察》，台北：文津出版社，2006年。
2. 包亞明主編，《當代思想家訪談錄》，嚴鋒譯，《權力的眼睛—福柯訪談錄》，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97年。
3. 托里·莫伊（Toril Moi），陳潔詩譯，《性別/文本的權術：女性主義的文學理論》，台北：駱駝出版社，1995年。
4. 胡文楷，《歷代婦女著作考》，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5年。
5. 胡曉真，《才女徹夜未眠：近代中國女性敘事文學的興起》，台北：麥田出版社，2003年。
6. 高彥頤著，李志生譯《閨塾師：明末清初江南才女文化》，南京：江蘇人民出版社，2005年。
7. 曼素恩（Susan Mann）著，楊雅婷譯，《蘭閨寶錄：晚明至盛清時的中國婦女》，台北：左岸文化，2005年。
8. 陳寅恪，《陳寅恪先生論文集》，台北：九思出版社，1977年。
9. 華瑋，《明清婦女之戲曲創作與批評》，台北：中央研究院中國文哲研究所，2003年。
10. 費絲言，《由典範到規範：從明代貞節烈女的辨識與流傳看貞節觀念的嚴格化》，台北：國立台灣大學出版委員會，1998年。
11. 葉德均，《戲曲小說叢考》，北京：中華書局，1979年。
12. 劉詠聰，《德才色權：論中國古代女性》，台北：麥田出版社 1998年。
13. 維金尼亞·吳爾芙（Virginia Woolf）著，張秀亞譯，《自己的房間》，台北：天培文化有限公司，2000年。
14. 蔣寅，《清詩話考》，北京：中華書局，2007年。
15. 鄭振鐸，《中國俗文學史》，上海：上海書店，1984年。
16. 錢仲聯，《清詩紀事》，南京：江蘇古籍出版社，1989年。



17. 譚正璧，〈《中國女性文學史》〉，天津：百花文藝出版社，2001年。
18. 方秀潔，〈明清女性創作絕命詩的文化意義〉，張宏生編《明清文學與性別研究》，南京：江蘇古籍出版社，2002年。
19. 孫康宜著，李爽學譯〈明清詩媛與女子才德觀〉，《中外文學》第21卷第11期，1993年4月。
20. 張宏生，〈才名焦慮與性別意識——從沈善寶看明清女詩人的文學活動〉，張宏生編《明清文學與性別研究》，南京：江蘇古籍出版社，2002年。
21. 喬那·卡勒森（Jonathan Culler），〈作為婦女的閱讀〉，收入張京媛譯《當代女性主義文學批評》，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1992年。
22. 劉涓，〈“從邊緣走向中心”：美法女性主義文學批評與理論〉，鮑曉蘭主編《西方女性主義研究評介》，北京：三聯書店，1995年。
23. 鍾慧玲，〈清代女作家沈善寶年譜初篇〉，《東海中文學報》第19期，2007年7月。
24. Showalter, Elaine 〈女性主義文學批評的革命〉，王政、杜芳琴主編《社會性別研究選譯》，北京：三聯書店，1998年。
25. Showalter, Elaine. *A Literature of Their Own :British Women Novelists from Brontë to Lessing*. Princeton: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1977.
26. Fong, Grace S. “Writing Lives: Shen Shanbao’s (1808-1862) Gendered Auto/Biographical Practices,” *Nan Nü: Men, Women and Gender in Early Imperial China*, Bill, Leiden, 2.2(2000).
27. Fong, Grace S. “Signifying Bodies: The Cultural Significance of Suicide Writings by Women in Ming-Qing China,” *Nan Nü: Men, Women and Gender in Early Imperial China*, Bill, Leiden, 3.1(2001).

（本文為國家科學委員會 95 年度專題研究計畫：NSC 95-2411-H-029-010）

# Reading Female/ Female Reading: The Construct of Women in Shen Shanbao's *Mingyuan shihua*

Chung, Hui-ling\*

## 【 Abstract 】

*Mingyuan shihua* (Remarks on Poetry by Notable Women) by Shen Shanbao, women poet and writer of the Qing dynasty, is the most complete *shihua* by women poets of the Qing dynasty. Following the lead of the concept of 'Female Reading,' this paper indicates that Shen Shanbao's personal reading experiences are consistent with her gender identity as well as her life experience, which underpins Shen's Female Formation. The study claims that *Mingyuan shihua* establishes a female literary field, which brings women writers into recognizable lineages of writing, and demonstrates their writing power. It then explores Shen's *shihua* in terms of the followings: the shared fate and life situation of women, the portraits of women with special moral and intellectual capacities, and the paragons of women who obey teachings of female virtues and propagate female education. Shen Shanbao fully appreciates women writer's work, thereby constructing an ideal image of women who are equipped with talent, knowledge and virtue. She establishes for women of the Qing dynasty a literary system of their own, and displays the features of women in the process of their transformations.

**Key words:** Shen Shanbao *Mingyuan shihua* Qing Dynasty Women  
Writer Female Reading Female Formation

---

\* Professor, Department of Chinese Literature, Tunghai University

